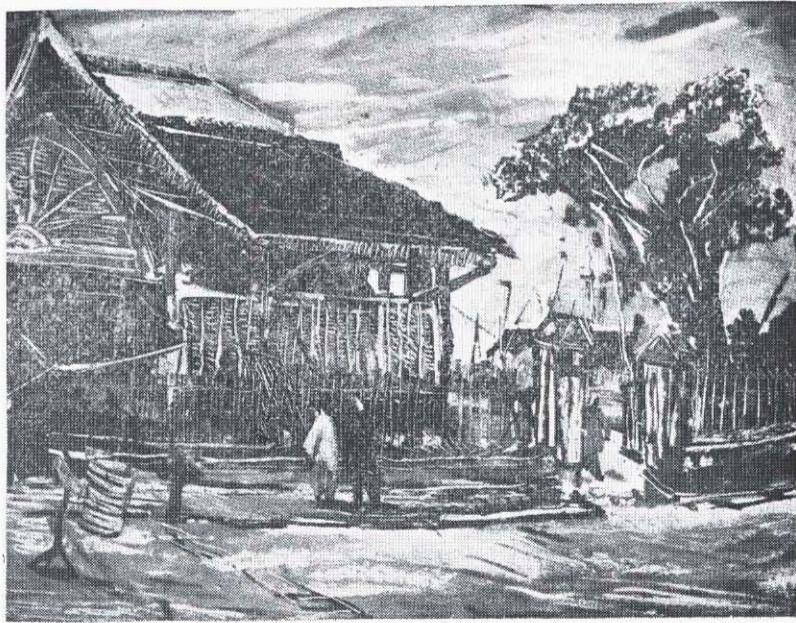


本 期 要 目

- 風 沙..... (論理) 文藝創作價值
- 生 辛..... (論理) 巴爾扎克論創作
- 青 申..... (感雜) 蕉窗閑話
- 宵 黎..... (詩) 開芭的人行
- 瓊 阿..... (說小) 一個排字女工的日記
- 夜 寒..... (說小) 賭
- 浩 壽余..... (奇傳亞來馬) 漢都亞成仙



老巴剎 (畫油) 陳文希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里律

三一九〇

信箱：二〇三四號

319C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 O. Box 2034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承印者：**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Singapore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社**

地址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目錄

老巴剎(封面).....陳文希

理論 | **文藝創作的價值**.....沙風(3)
| **巴爾扎克論創作**.....辛生擇錄(5)

雜感 | **沒有椰樹的地方**(蕉窗閒話)申青(6)
| **驕傲和自滿**.....流風(7)
| **兩者之間**.....芙蓉客(7)
| **對反黃的幾點意見**.....愛文(18)

新詩 | **開芭人的行列**.....黎青(8)
| **沙漠中的呼聲**.....雪飄(15)
| **紅色的陽光**.....西塞(18)

小說 | **一個排字女工的日記**...阿瓊(9)
| **賭**.....寒夜(16)

小品 | **在高原上**.....西林、浩君(12)
| **寂寞的靈魂**.....夢人(14)
| **結了婚的人是幸福的**.....莊綺譯(19)

寓言 | **胖了的豬**.....韓泰豐(12)
| **愚笨的老虎**.....陸傳(13)

漢都亞成仙(馬來亞傳奇).....余壽浩(21)

修路工人(封底).....何家長

文藝創作的價值

沙風

蕉風社會經舉行過兩次文藝座談會，關於馬華文藝的一般性問題都會提出討論，諸如馬華文藝的特質，題材的處理等等，與會文友各抒己見，尤其是對「應該寫些甚麼」的問題談得最熱烈。

所謂「寫些甚麼」？表面上看來似乎祇是選擇題材的事，更深一層看却是價值和內容的重大問題，任何作家不論是創作一篇小說抑或寫一首小詩，都必須鄭重考慮內容是否健康，意識是否正確，其所提供的事實及其所傳播的思想是否有價值與有意義。

構成小說的成份是什麼呢？這在十八世紀時並不成爲一個問題，即使有疑問，答案也很簡單，正如過去對新聞的看法：「有聞必錄」一樣的簡單，祇要含有若干生動的人物和一個好情節的故事，通過作者的寫作技巧和形式所表現出來的，就是小說。根據這種簡單的概念，就產生了舊的現實主義。作家祇是盡了攝影師或是「說書人」的責任，運用小說的形式忠實地講述一件事，「說書人」絕不強調自己的道德立場及其主觀見解，祇讓故事隨着情勢發展下去，縱然在故事中顯示出若干問題，但是作家祇讓讀者們自己去體會與批判，他們並不爲讀者們指出一個路向，故其作用祇是反映他們所處的時代而已。

另有一種類型的作家祇是在製造他的思想或主張的發言機器，甚或是傳播他所信仰的政治主張。於是他筆下的人物，傳達他的思想和主張，說他所想說的話，做他所相做的事，以爲自己已表現了真理與正義。他所敘述的故事合乎教條主義，他筆下的人物就是說教者，於是他的作品祇能成爲教條主義的註解與演譯。作者的思想既未能超越教條主義的範疇，而他們的文章千篇一律是宣揚教條主義，傳播他們所深信不疑的「真理」，因而犯下了偏執的嚴重錯誤。

還有一些藝術至上的唯美派作者，創作祇圖表現其絕代才華，顯耀自己的光彩或宣洩自己的情感，純粹是自私的自大的個人主義的表現，他們完全漠視作品的教育意義和時代價值。

更要不得的是把文字當成商品販賣，迎合某一部份讀者的低級趣

味、把色情、諷刺、麻醉等等墮落的東西裝上文藝臉譜，以頹廢的思想造成所謂「世紀末的情調」，其實時代並非趨於毀滅的世紀末，而是這一類型的「作家」(？)在爲自己寫輓歌。

這一些人的共同錯誤是沒有看清楚「他是他那個時代的頭腦、眼睛、良心和聲音。他的目標是更智慧的人類，更美好的世界，更美好的生活，更超越的生命。」沒有理解文藝創作的至高無上價值。

然而任何藝術創作的價值都可能隨着時代的進展而改變，新的創造行動不斷刷新了舊有的形式。「在創造的源泉不斷地湧成一些新的智慧時，永遠是日新月異的」，不過必有其永恆的成份使它具有永恆的價值。誠如華敦女士 (Edith Wharton) 所指出的：「雖然我們承認在一切藝術中，當代的批判常常是暫時的，不過我們却同意時間的裁判是最後的決定，在這種裁判中，就小說的寫作而言，祇有兩種特點是禁得起考驗的：一種是人物的創造，使我們能够感覺到它的真實性；另一種特點是使這些人物與人類經驗的一般定律相符合的藝術，這會使小說家講述他的故事時和其他人所講述的不同。」

基於這一認識，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應該寫些什麼才說得上是意識正確，內容健康，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

先從題材來說，在馬華現實社會中誠然是有着無數量的題材，然而作家並不是搜羅臭銅爛鐵，也不是照相師，祇把所有景物盡收在鏡箱裏，題材搜集之後，還得加以歸納、分析、選擇和整理，然後才談得上運用。歸納、分析、選擇和整理的功夫，不祇是技巧的問題，最主要的是依賴作家的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及其所採取的立場與角度，加以審慎選擇與巧妙地運用，正如鑿琢鑽石的技巧一般，使一塊鑽石變成爲無價之寶。也正因爲作家的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及其所採取的立場與角度迥然不同，因而遂使同樣的題材產生絕不相同的價值。例如描述一件以工人生活爲題材的故事，在現實主義作家筆下，祇對工人的現實生活現象作寫實性的報導，並沒有照顧到現象的本質；教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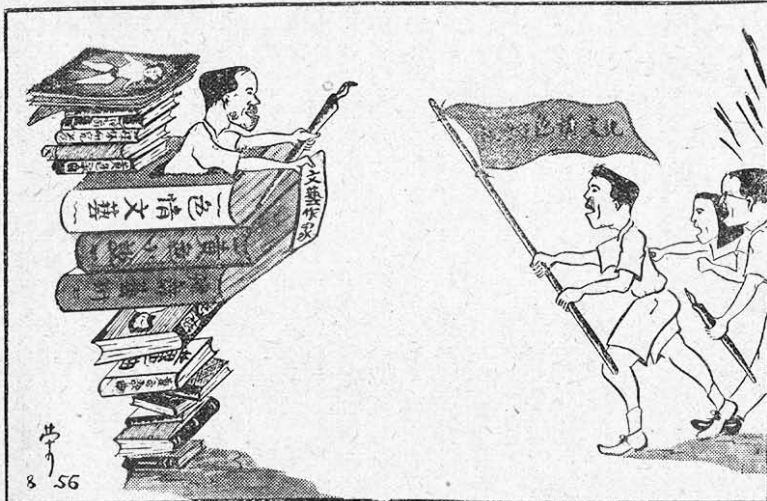
主義作家則必然會在階級對立，與階級鬥爭的基本理論指導之下，表現仇恨的情緒和強調鬥爭的精神，借工人的聲音傳播其與資本家勢不兩立的思想意識。前者的過失是沒有認清時代意識，僅作寫實性的敘述，自然談不上時代價值；後者的錯誤是曲解了時代意識，並不能產生積極的作用。因此，我以為作家處理這種題材具有三大任務，其一是反映工人的痛苦生活，其次是揭露造成工人生活痛苦的不合理社會，其三是指出解決問題的正確路向。不過這祇是舉例說明處理這一類題材的觀點和角度，而不是當做處理這一類題材所必須採取的公式。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惟有以正確的觀點和角度來處理題材，才會使一篇作品有血肉有生命，並使其具有永恆的價值。

同時，尤值得注意的是選取題材必須是作者最熟悉的東西。世界上許多成功作品大多數是作者自己的生活寫照，或是作者所熟悉的社會圈內的事物。生活體驗越豐富，題材越廣泛，了解越深刻，表現越真切。如果沒有和工人生活在一起，把自己的情感完全溶解在工人的情緒中，生活與工人打成一片，使自己成為工人的一份子，思想意識、生活習慣以及語言都與工人同出一轍，決不可能寫出工人所熟悉而且屬於工人自己的東西。這也許不是每一個作者所能做得到，事實上容或不可能親身去長期體驗各式各樣的生活，但寫自己最親切最熟悉的東西，總是無可非議的基本原則，惟其能如是，才能創造一件成功的作品。

其次是創造人物的真實性和典型性。在古今中外的小說名著中，許多真實性和典型性人物還是栩栩如生，張飛、李逵、林黛玉、阿Q、祥林嫂、高覺新，以及唐、吉訶德、馬格麗達、堯恩、安娜卡列麗娜、羅亭、娜娜……：：：：：。不管是中國人或外國人，更不論是千百數千年前的人物，只要是愛好文藝者，對他們無不感到親切真實如在眼前。再如中外名著中的一些特殊人物如賈寶玉、沙寧，以及安斯托福夫斯基筆下的許多心理不正常的人物，也照樣是非常生動。這些人物的創造使他所屬的作品具有永恆的價值，可是這些人物却不是作者杜撰出來的，他們有他們所屬的時代和所處的社會環境，也可以說他們都是某一時代中某種社會的必然產物，是有血有肉有靈魂有意志的人！活生生的人！

在馬華各階層社會中，各有其特具社會真實性典型共通性的人物，作家們筆下的張三李四，在現實社會中容或沒有張三李四其人，但到處都可以發現與張三李四同一氣質同一類型的人物。正如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不是你也不是我，但是你同我都難免沒有帶點阿Q的氣質。是以人物的創造，必須從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中先找出典型人物的真實性與共通性，才能刻劃出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有意志的活生生人

物。再打個譬如說，星馬正走向獨立，如以爭取獨立為題材寫小說，則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人物決不是任何一位政黨領袖形象的寫照，而是從廣大的殖民地人民羣衆中，由他們共通的現實生活處境、思想觀念、意志力量所凝結而成的，他的存在價值也就是作品的永恆價值！以上所說的雖然祇屬題材處理與人物創造兩方面，事實上也就是決定作品內容是否健康，意識是否正確，是否具有永恆價值的主要因素。它是這個時代這種社會所有，而且是這個時代這種社會的必然產物。作者必須以其良心與智慧去創造更美好更有意義有價值的作品，對現實，對未來，公正無私而勇敢地愛或恨，歌頌或譴責，讚美或詛咒，一因為他的作品就是他的良心，就是他的價值，就是他創造的生命；一讓他的光輝，永遠留存人間。



• 祭 • ！窠老「藝文情色」搗直，伐步齊整

巴爾扎克論創作

辛生擇錄

勞心的工作，在智慧的領域內追奔逐鹿，是人類最大的努力之一。在藝術中值得稱揚的——藝術二字應當包括一切思想的創造在內——尤其是勇氣，一般人想像不到的勇氣。……凡是能用言語把胸中的計劃形容出來的，已經算是了不起的人。這種能力，一切藝術家與作家都有。可是生靈，分娩，撫育，完全是另一件事。那是每天晚上餵飽了奶給孩子睡覺，每天早上以無窮的母愛去擁抱他，不怕骯髒的舐他弄他，永遠把撕破的衣衫換上最漂亮的。換句話說，藝術家不能因創作生活的磨難而灰心，還得把這些磨難製成生動的傑作：是雕塑吧，要能和所有的眼睛說話；是文學吧，跟所有的智慧交談；是繪畫吧，喚起所有的回憶；是音樂吧，打動所有的心。要達到這些目標，便全靠製作和製作的苦功。手要時時刻刻運用，要時時刻刻聽頭腦指揮。

這種創作的習慣，可以叫做不知厭倦的母愛，也可以叫做腦力方面的母性，是極難養成而極易喪失的。靈感，是天才的女神。她並不步履蹣跚的走過，而是在空中像烏鴉那樣警覺的飛過的。她沒有什麼飄帶給詩人抓握，她的頭髮是一團烈火，她溜得快，像那些白帶紅的鶴，教獵人見了無可奈何。所以工作是一場累人的戰鬥，使精壯結實的體格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往往為之筋疲力盡。現代一個大詩人提到這種可怕的勞作時，說：「我拿到工作就絕望，離開工作又難受。」世俗的人聽着吧！如果藝術家不是沒頭沒腦的埋在他的作品裏，像羅馬傳說中的哥多斯衝入火山的裂口，像兵士不假思索的衝入堡壘；如果藝術家在火山口內不似地層崩陷而被埋的鑛工一般工作；如果他對着困難呆若出神，而不是一個個的去克服，像那些童話中的情人，爲了要得到他們的公主，把層出不窮的妖法魔道如數破盡；那末，作品就無法完成，只能擱在工場裏腐爛。生靈

不可能了，藝術家唯有看看自己的天才夭折。……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和偉大的軍人得到同樣的酬報，同樣的榮譽，就爲這個理由。

……巴黎自有一股靠清談過日子的人才，以博得交際場中的榮譽爲滿足。史丹卜克（見附錄）一味模倣這些迷人的太監，對工作一天天的厭惡。想開始一件作品的時候，他先看到所有的困難，教自己心灰意懶。靈感，那點子創造狂，一看到這個萎靡不振的情人便溜之大吉。

雕塑和戲劇一樣，是一切藝術中最難而又最容易的，只消把一個模特兒依樣葫蘆的捏下來，便可成爲一件作品；但是要給它一顆靈魂，把一個男人或女人造成一個典型，那簡直和普羅曼德盜取天上的靈火一樣困難。「雕塑史上這一類的成功，是和詩人同樣寥寥可數的。」……淺薄的人說雕塑是只靠裸體存在的……殊不知古代雕塑家的傑作中間，有的是全部穿衣服的人像……真愛藝術的人不妨到翡冷翠去看看彌蓋琪羅的「思想家」，到瑪揚斯的大寺中去看亞爾倍、丟勒的「童貞女」——在紫檀木上，在三重衣衫之下，雕出一個生動的女人，微波蕩漾的頭髮，那種柔軟的感覺決非人間的梳妝所能比擬。外行人看過之後，都會承認天才能够在衣服上、鎧甲上、長袍上、留下一縷思想，給它們一個血肉之體，正如一個在衣飾上能表現他的性格和生活習慣。要解決這個難題，只能靠有恒的，孜孜汲汲的工作，因爲物質的困難要絕對克服，手要不辭勞苦，磨鍊得隨心所欲，而後雕塑家方能和他所要表達的對象，那個不可捉摸的精神境界，肉搏。在小提琴上吐露心曲的巴迦尼尼，倘使三天不練習，他的樂器便會像他所說的，喪失它的音域；這是說明在琴、絃、弓之間，有着極密切的關係；這一點關係破滅了，他就會突然之間變成一個普通的提琴家。持續不斷的工作是人生的鐵律，

也是藝術的鐵律；因爲藝術是最精醇的創造。所以偉大的藝術家與詩人，既不等定貨，也不等買主；他們今天，明天，永遠在製作，從而養成勞苦的習慣，無時無刻不認識困難。憑了這點認識，他們纔和才氣，纔和他們的創造力打成一片。

偉大的人物都走過了荒沙大漠，纔登上光榮的高峯。……可是幸福，借了奧當斯（見附錄）的面目，教詩人回復了懶惰，回復了一切藝術家的常態；因爲他們的懶惰是胡思亂想，照樣忙得很。那有如土耳其總督在後宮的享受：他們溺於幻想，醉心於智慧的遊戲。像史丹卜克一流的大藝術家，受着夢想的侵蝕，可以名符其實的稱爲夢想家。這批自我麻醉的癡君子個個以窮途潦倒收場；但在冷酷的環境鞭策下，個個可以成爲大人物。而且這些半吊子的藝術家非常可愛，博得人人喜歡，個個恭維，比着有個性、有靈動、反抗社會或法的真正藝術家，反而顯得高明。因爲大人物是屬於他們的作品。他們對一切的漠不關心，對工作的熱誠，使愚夫愚婦把他們當做自私；因爲大家要他們和花花公子穿起同樣的衣服，過着隨波逐流而美其名曰循禮守法的生活。

——擇自「貝姨」(La Comtesse Betsey)——
擇錄者附識：史丹卜克是貝姨中主角之一，爲一窮困的雕刻家，後因未婚妻家的推薦以少數作品而成名得志。奧當斯便是他的妻，一個男爵的女兒。這一段話，是巴爾扎克寫到史丹卜克婚後，創作之心萎靡時，而發揮的一套見解；因此文中提到雕刻的部分特別多。巴爾扎克是寫實主義的大師，他經過創作的絞痛，用持久的工作克服過創作的磨難，這一段由心而發的經驗之談，當然是精闢之見，值得提供給今天我們這一輩抱怨着環境艱難，找不到題材寫作的文學學徒們借鏡。在創作上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阻礙，阻礙的形態雖然有別，但其爲阻礙則一，讓我們用走過荒沙大漠的勇氣面對它，而跨過它吧。

沒有椰樹的地方

最能代表南洋情調的當屬椰樹和芭蕉，所以一般人都愛用蕉風椰雨這四字，來形容馬來亞的風光。但是，在接近赤道的馬來亞土地上，也有稀見椰影的地方，那就是金馬侖。馬來亞因為在地理上接近赤道的關係，所以四季常夏，終年如暑，人們一襲單衣便可以應付裕如了，厚西裝和毛線衣很難有用武之地，唯一可以用得上的地方也就是金馬侖。金馬侖因為具備了這些物稀為貴的條件，所以在馬來亞便被視為唯一無二的避暑聖地，經常地吸引了無數遊客到那裏去享受爐邊之樂。

人，本來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動物。冷得太久了嚮往熱的地方，熱得太久了要跑到冷的地方去調換調換環境。表面上看這些舉動像是矛盾，實際上恰是人性的表露。造物主爲了適應這種人性，所以有春夏秋冬，四時之序；在沒有四季變換的地方，也特設了金馬侖高原，可供人們有所調劑。食的方面也是如此，番茄本來是最富營養的，它含有各種維他命，如果單爲營養着想，只吃番茄可也。事實上，假如令你早上吃番茄，中午吃番茄，晚上還吃番茄；今天吃番茄，明天吃番茄，後天還吃番茄，這樣沒有幾天，保險會吃倒胃口。正因為這樣，所有才有其他的蔬菜生產；否則世界上只種番茄，豈不簡單省事。

人性喜歡變換，討厭劃一，所以才有這多彩多姿的世界。假如只爲實用着想，則今日市場上過半的東西都是浪費。茶杯是爲喝茶用的，政府大可國營一個茶杯工廠，依照計劃大量生產一種形式一種品質的茶杯，來供人民使用。但是真的如此，則一切藝術作品便根本難以產生。生活在軍營裏的軍人，事事強調劃一，講究整齊，衣服要穿一樣的，伙食要吃一樣的，生活起居相同，甚至步伐也要走得一致；但這究竟只是少數軍人如此，如果強要全體人民都過軍人生活，除非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大的軍營。事實上，即使把國家變成軍營，也難免住在這軍營裏的人，腦子裏仍在想着別的東西。這就是強求整體劃一的人所永遠不能了解的問題。

賺人眼淚的文章

同是一篇文章，一本集子，由於讀者的體驗不同，感受也不一致。李汝琳兄的「艱險的行程」出版了，摩西兄對於第二輯「詩的原野

」和第三輯「海程」讚賞不已，而我對第一輯的幾篇報告文學則特別感到興趣。

抗戰結束到現在已經十一年多了，歲月是無情的，無情的歲月已把戰時的記憶沖得淡如煙雲。今年的八一五，在匆忙中悄悄溜過了。對於這個一度會使我們狂歡得淚流滿面、興奮得廢寢忘食的勝利紀念日，已經顯得非常淡漠。往時凝聚在心頭的悲憤、怨恨竟像一隻模糊的影子，從我們的面前一掠而過。是悲憤，還是歡欣？是辛酸，還是興奮？這些酸甜苦辣的滋味已經甚難分辨。但當讀到李汝琳兄的「艱險的行程」時，本來依稀的往事却又重現心頭。最初像一支利箭刺痛麻木的心靈，慢慢地像一團熱火炙燒着業已恢復知覺的皮肉，最後這股熱力竟在我的血管裏由蠕動而奔流，幾乎爆炸起來。在這種緊張激動的心情下，我把全書一氣讀完。闔上書本，躺在牀上，閉上眼睛，本來是想鬆弛一下過度緊張的精神，但是迷惘、惆悵、空虛、沉痛却相繼而來，久久不能排去。慢慢昏昏睡去，一覺醒來，日落西沉。但是還鄉記裏的情景却造成黃粱一夢，醒來入地皆非，無限悽愴，只在眼角上遺留了點點淚痕。

蕉窗話



好的文學作品必然使人感動，其所以動人的原因，在於引起讀者內心的共鳴。「艱險的行程」不只使我感動，不只引起我的共鳴，並且賺得了我的眼淚。第一輯「潛行記」、「轉進」和「艱險的行程」所描述的事物，大半是我所熟悉的。波浪滾滾的黃河，戒備森嚴的碉堡，水深火熱的戰區景象，驚心動魄的驚險遭遇，在作者的深刻描述下，都一一活現在我的心頭。回想當年在抗戰救亡的號召下挺身而起的青年男女們，離鄉背井，冒險犯難，以滿腔熱血製造了多少悲壯的故事。他們期望的甚麼，渴求的是甚麼？但是勝利的結果却給他們帶來一些甚麼？十一年的光陰過去了，在現在再來找尋這些答案，只有徒增感慨，望空興歎。今日舊夢重溫，越發覺得那是一場非做不可的荒唐幻夢。

三篇還鄉記，作者以真摯的感情，大悲者的心腸，和沉痛的筆調道出了游子的愁緒和在刺刀下團圓的悲歡離合，以及戰區內觸目驚心的災情。種種活地獄的影像，對於多難的中國人來講，當然不會太陌生。只是這種種影像一再放映在我的心上，便覺悲痛難忍，心裏面一直像被一塊石頭壓得沉沉的喘不過氣來。悲劇的收場往往能贏得觀眾的同情，只是這個悲劇太真實了，並且不知何時才

申

驕傲和自滿

——風流——

無論做任何事情，最怕是驕傲和自滿，搞文藝這一行業，也是一樣；曹丕曾經說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古人不是個個都看不起別人，現已無法查考，今人有一「老子天下第一」態度的，却實在不少。不過這只是說我見到的，尤其是我見到的馬來亞文人。據我想，在中國也許還有些不會被人相輕的文人，因為他們確實是要得，比如魯迅、老舍、曹禺等，我所聽到的都是滿口稱讚，對他們輕一下的，我就沒有見過，但比他們次一點的，就難免有相輕的情形。不過凡是輕別人的，多半是自己還有點什麼，至於什麼也沒有，看到比自己高明的實在太多了，有時難免會自慚形穢，也就不便去輕別人了。在馬來亞就不同，既沒有魯迅，又沒有老舍、曹禺，文壇上沒有幾個人，看起來不過是半斤八兩，於是便有八兩輕半斤，半斤輕八兩的情形，這原因是由於「山中無老虎，猴子也稱王」，誰也有當領袖的慾望。這不是說馬來亞沒有孜孜不倦認真寫作的文人，不過這少數令人刮目相待的文人，多半是不會叫囂，任人相輕罷了。說真的，不管寫得好壞，馬來亞到底有幾個小說家？到底有幾個詩人？到底有幾個劇作家？恐怕是少得可憐？至於連小說詩歌劇本都寫不出，而又自以為是作家的，如果能好好反省一下，大概就不會驕傲了吧？

造成文人自滿的原因，多半是由於生活在小圈子裏，沒有見過大世面，那些人多半

連魯迅、老舍的小說都沒有讀過，更不要說「戰爭與和平」「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了。既然沒有見過世面，在小圈子裏總覺得自己是出類拔萃的，而且是文壇上了不起的人物，就好像從來沒有做過編輯，一旦老板提拔，作了編輯，便覺得自己是重要人物了。加以凡是投稿來的青年，大都附上一封討好編輯的信，無非是希望投稿能夠發表，於是看着一封又一封「熱情誠懇」的信，便沾沾自喜；既然每個人都稱讚我編得好，可見我的成績真不錯。這一高興，就沖昏了頭腦，難免會自我陶醉起來！因為他看到聽到的都是不負責任的讚揚，雖有人嗤之以鼻，他是不會覺察到的。

這種驕傲與自滿的作風，不消說是要不得的，然而能大胆指出這種不良作風，希求改正的，却還沒有人做過，筆者與馬華文壇無關，也沒有發表過什麼「大作」，但却遇到了幾位據說是頗有文名的作家，使我深深感到那種驕傲與自滿的態度，真是咄咄逼人！寫此短文，無非是希望作家們能夠虛心反省，我們馬來亞是個小地方，大家的成就實在有限得很，不要在小圈子裏大家輕來輕去，專和眼前的幾個人較量，我們的眼光應該更高一點，更遠一遠，看看那些真正有成就的大作家，我們會不會慚愧？目前最要緊的，是學習再學習，努力再努力，大家虛心探討，認真的寫出一兩本小說，詩，或者劇本。文壇究竟不比政壇，專靠嘴巴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看貨色；沒有貨色，說什麼都沒有用。時代將會證明什麼人會被入懷念，什麼人會被入遺忘，那是非常正確而且無情的！

兩者之間

張君和邱君初中畢業了。邱君家窮，父親沒有能力供給他去外坡讀書，他只好去唸英文了；而張君的父親是富翁，很有錢，但他偏不愛讀書，便呆在家裏做少爺，當小老板了。

這雖然是很普通的現象，但社會上像此類的事不勝枚舉。窮人捐款給慈善機關，目的是在幫助，並沒有任何企圖；但窮人收入有限，往往愛莫能助，力不從心。有錢者却一毛不拔，即使有，也是一小部分的錢而已，目的是「顯名沽譽」。

一樣的人，一樣的钱，却有兩種的區別。

自打嘴巴

腳踏實地是做人的基本條件，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呢？

在這華文教育危機四伏的時候，每位中華兒女，當然都應該負起保護華文的責任。但是，在這種神聖的號召下，竟產生了一些口是心非的所謂熱心愛護華文的咱們同胞者。他們開口是：「華人應讀華文」，閉口也是：「維護華文教育」！這是多麼响亮而有力的呼聲呀！尤其當他們為羣衆演講的時候，更是慷慨而談，說得口沫橫飛，有聲有色。然而他們背着人却把自己的子女——或弟妹等——送入英文學校，去讀洋文，吃洋飯，放洋屁！……這豈不是掛羊頭賣狗肉，自打嘴巴嗎？

因此，一個人僅口頭漂亮，是不行的，必須要實際的行動表現出來。

一個排字女的日記

×月×日

一到排字房，便看見好幾個姊妹圍着阿巧姐。我也走過去，原來阿巧姐的左眼青腫了一塊，聽講是昨天被她的男人打的。阿巧姐是我們姊妹當中，唯一結了婚的，也是姊妹當中資格最老的排字工人。論技術，她應該在阿敏姐之上；論資格，她可以做頭手了。但是，由於生了兩個孩子，這幾年來總是做一年停半年的。再加上生活的折磨，孩子丈夫的拖累，心緒不佳，人也變得呆滯麻木了。所以技術雖好，一忙起來，便容易慌亂出錯。經理不敢讓她排書報，只叫她來管排名片、信箋之類。她的丈夫原本是在布店裏當店員，收入不算壞，後來布店蝕本，老板藉故裁了他，失了業，無奈只好去做無牌小販，被馬打了好幾次。但是為生活，蝕了本，還不得不借錢再做。因此，他的脾氣很壞，為了一點小事，便和阿巧姐吵鬧，有時還動手。阿巧姐算是女子中能忍氣吞聲受罪的典型，她在字房做了一天工，回去還要煮飯洗衣，伺候孩子大人，掙來的一點固定收入，拿來養家活口。如果阿巧姐不結婚，現在大概可以做頭手了，每月拿一百幾十元的薪水，自己一個人過多麼清閒自在！女子為什麼一定要結婚？看來，「結婚便是女子工作與生活的墳墓」，這話一點不假。我一定不結婚，跟着媽一輩子，幫助弟弟讀完高中，讓他去做教師或司庫，也能過像人的生活。其實，大家都說，教師和司庫的生活也不見得是什麼像人的生活，不過總比做我們這樣的工像人多了。

×月×日

昨天才寫過女子不該結婚，今天中午姊妹們倒特意談起結婚與戀愛的事了；原因是起於阿英姐最近交了一個男朋友。她的這位男朋友是後巴窰的一間小雜店的二櫃——也就是賬房。人雖然近三十歲了，論年紀是大了些，但却老實忠厚，也讀過幾年書。做了七八年管賬，自然積了一點錢。他們最近打得火熱，常常到王家山去拍拖，到大華、東方，或大世界裏的環球去看林黛、李麗華的國語片。起初大家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回事，還是淑芬有一天在珍珠巴剎附近碰見了他們才知道的。後來慢慢傳開了，阿英姐也不隱瞞，便把她的戀愛公開出來。今天大家你一嘴我一舌的替她出主意，說得她的臉羞得緋紅。阿英姐臉胖胖的，眼睛也很大很亮，如果換上件合身的衣衫，撲上胭脂，塗上口紅，祛去那營養不良工作過度的黃氣模樣，一定是很標緻的。

阿·瓊

姊妹中有的正在談戀愛，有的是正想走向戀愛之門的，因為英姐的事，大家的談興都濃了起來，也隨便發表一些戀愛與結婚的意見。大家笑着說，做二櫃的很好，有了做生意的本事，再能積蓄一點小本錢，將來便可以獨自開個店舖，那樣做太太的便是事頭婆了，也免得一輩子在昏暗的字房裏消磨了青春。這當然是助阿英姐的興；一方面也是因為在這困苦的年頭，那個女子不想有個可靠的依賴，那個女子不把安全與生活的保障放在第一位呢？大家光看到現下的社會中，只有做生意才能發財，便不免或多或少有了這種攀着高枝兒向上爬的寄生籛心理。其實許多事往往是不盡然的，就拿阿巧姐的丈夫來說吧，從前不是在布店當店員的嗎？有的是做生意的經驗，也可以積起本錢，但現在怎樣呢？

不過，談談，也有認爲工人還是嫁工人好，工人才懂得工人的痛苦，夫妻還是要情感融洽，生活合諧，才是一輩子的幸福。嫁工人最好機器卡，機器卡的本事是專門的，出路廣；本來嘛，技術工人就愛技術——談到這裏，阿敏姐低下了頭，我知道她和一位汽車修理廠的技工阿興戀愛已經有一年半了，但還未談到婚娶的事，自然免不了心事重重。後來，大家又說，排字的男工雖然他們也是技術工人就愛不起來，因為看慣了他們在字房裏的樣子，就是脫下工房的衣服洗刷得再乾淨，穿着得再整潔，腦子裏還忘不了他們那一身的灰與油墨；而自己給他們的印象恐怕也是工房裏蓬頭灰髮的醜樣。這也是錯誤的見解，做一行嫌一行的心理作祟。大家還是把戀愛與婚姻當做只屬於公園與電影裏的東西；其實，灰與油墨有什麼可嫌處，一身灰與油墨正是他可愛可敬的標誌。婚姻本應是工作的結合，排字女工固不一定要嫁排字男工，但嫁排字男工最好，夫妻倆志同道合，互相幫助，互相鼓勵，才算對已對社會都美滿。

×月×日

我的技術已經不錯了；大家都說我多讀了兩年書，學得快。所以，今天老王交給我一篇小說的稿子，讓我試着揀字。書真是不能少讀！姊妹當中，有的剛讀了初小，有的小學畢業，像我這樣能讀到初中二年級的一個都沒有，只有淑芬一個讀了初一。敏姐雖然只是小學畢業，但是她天分高，人又肯學、用心、努力，才趕在別人的前頭。她常鼓勵我，說我書讀得多，將來一定比她強。真的，我認草字的本領就比她們高，早就就有姊妹們問我稿子上看不清的草字了。

揀字究竟比散字難。我做得很慢，一天八個小時還沒有揀到兩千個字。真是慚愧！

×月×日

昨天下午正在字房裏揀字，忽然覺得小腹一陣的疼痛，有一次疼得我幾乎彎下了腰來。敏姐看見我難受的樣子，便走過來問我是不是胃疼。我

說，也許是受了涼。她用手摸摸我的額，小聲對我說，也許是經疼；又問我正常不正常，從前有沒有這種毛病。我說，時間往往要相差一些，但沒有過什麼不正常。她說，可能是的，她也有過這種徵候，許多姊妹都有，有些到了時候頭發癢，或者混身酸疼，或者頭暈目眩，都是由於積勞過度與營養不良，才會有這種病。她又問我，回家還做什麼事。我說幫媽媽燒飯洗碗，媽收來的衣服多，我也幫忙。晚上除了陪弟弟溫習功課，自己看看新小說。她勸我多休息，早睡，身體要緊——她真是個大姐。她說，我們這種工作不停的走來走去，又費眼力，又費精神，八小時下來已經很累了，回去後最好少看書，這種病一開了頭，就不易治好。當時，我還不相信她料得一定準。因為算日子還早幾天，只以為是一時受涼，或吃壞了東西；今早才知道果然被她說中了。同樣的工作，男人拿的錢多，女人拿的錢少。好的位置都讓男人搶去了；女人縱然有本事，在社會上還是不被人瞧得起，何況她自己又有這些雜七雜八的病拖累着呢。上帝真是不公平！

×月×日

整天頭昏，本來媽勸我打電話去請一天假。我說廠裏很少人請假，如果請假，經理會認為你貪懶，不認真工作，而且薪水還要照扣。何況我現在還是在試用期，怎好隨便請假哩。別的姊妹還不是和我一樣，常有小毛病，有了病還是要咬緊牙根工作，我怎麼就不可以呢？媽無可奈何，直嘆着說：「年紀這麼小便讓你吃苦，要是爸還在怎至於！」

今天不想看書了，早點睡吧。

×月×日

真把我氣死了。在我們廠裏排印雜誌的那位編輯先生，爲了我揀的一篇文章，執問起老王來了。他說，那篇文章是誰揀的字，怎麼錯這許多字，一定是生手；稿樣上改了連篇的錯字，擠不下，後面的錯字只得不改了，等二校時再改；像這樣重要的稿萬不能交給生手揀字。老王低着頭，沒有回聲，他知道是我揀的，但他爲人好，寧願自己吃虧，從不責罵人，我自然也低着頭，羞紅了臉。本來，字房裏字缺，經理攬的生意又多，又捨不得添字，往往最普通的字也會一齊用光的。這樣，我們爲了求工作快，凡遇着沒有的字，不是用×代，便是用相近的字代。再者，我本來是生手的，加以這兩天身體不舒服，神情恍惚，心緒不寧，多排了幾個錯字也是有的。但，那位編輯先生也不想一想，稿子上的字寫得密密麻麻，多麼草，我爲了揀這一篇，眼都累疼了，他還要鬧人。說什麼呢？只怪自己不細心，還沒有熟練。有了這次教訓，以後寧願揀得稍微慢一點，做得塌實一點，不要爭強好勝，進步是一點點的，不能一步登天！

×月×日

今天，那位編輯先生又來找我們的麻煩了。不過，這一次他是來關切我們。大概是他看着文章都已上了車，心情

鬆開了，便來找我們聊天，又請老王抽駱駝牌的香煙。他無所事事的一旁，一刻問問這個，一刻問問那個。什麼你多少歲呀？家裏有多少兄弟姊妹？父母還在嗎？讀過幾年書呀？爲什麼不繼續讀書，要來做排字工人呢？——哼！這個問題真是問得莫名其妙！如果能像你先生這樣，有福氣讀大學，誰還願放棄書不讀，來這黑房子裏受罪不成。一會，他又大發議論，說，字房裏空氣太壞，光線太暗，經理應該把當街的窗戶開大一點，房頂上多裝幾排明瓦，牆壁也該重新粉刷一遍。他搖着頭說，你們身體太差了，這是營養不足，應該常吃魚肝油和維他命丸，星期天應該到郊外旅行，換換空氣，才能恢復身心的疲勞，身體才能強壯。這話本來沒有說錯，也是好意，只是他太不了解我們窮人了。這好比皇帝看見老百姓鬧飢荒，沒有飯吃，便奇怪地問大家爲什麼不吃肉一樣。我看他天生是個大聲公，議論倒是很會發的。

×月×日

樓下管大車的副手阿金上來拿版子，阿敏姐說還有幾版沒有改好，請他等一下再來。阿金下去了。一會，經理蹬蹬地跑上樓來，大聲嚷道：「老王，爲什麼第二車的版還不上車，做得這麼慢怎麼得了，車子空着停幾個鐘頭，損失多少錢。」老王一聲不響，一勁地催促阿敏姐快點改版。經理下去後，阿英姐對我說，老王是個受氣包，受經理的氣，受編輯校對們的氣，有時連管大車的師傅也喜歡嘲弄他；如果上了大車的版，還有錯字要改——這本不是他的錯，只怪校對得不好——管大車的便不免要挖苦他幾句。他是生性弱，人善被人欺；再則，他原來只是二手，從前那個頭手辭工以後，才升上來的。好容易做了頭手，便只得處處屈求全，生怕有了差錯，爭出了事，飯碗成問題。從前那個頭手是做了二十多年的老排字工人，本事真好，可是脾氣也真大，性子也懶；不是自己的錯，才不買賬呢。可是老王是從二手升上來的，印刷界沒有名氣，如果一旦失業，要想再在別的廠找個頭手的位置真比登天還難；所以經理就憑這一點吃住他，活要多做，氣也是要多受的。像我們這樣的初學工，雖然沒有什麼功夫，但是薪水低，碰巧別的廠有了缺，還能擠得進去。但是想爭頭手這碗飯的人，真不知有多少；所以做頭手不容易。

一個排字工要爬到頭手的地位，不知要在字房裏滾多少年月，做了頭手更要兢兢業業，也是可悲。老王有四個子女，家累不輕，在廠裏工作繁、責任重、操心多，所以只見一天天的瘦，一身排骨拿來煮湯怕也見不到多少肉了。還好，他脾氣好，有耐性，也忍得了氣。他的一月收入雖然不夠家用開銷，却偏偏愛賭博，有時，清早上工，聽見他不自覺的嘆一口氣，我們便知道他昨天又輸了錢。不是打馬將輸了五扣十扣，便是千字票沒有買中。他的理論是，「馬無野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窮日子過够了，生命的油都被煎乾了的人，又向前看不到出路，便不覺日日夢想橫財。

這也是古語所說的，「人窮志短」吧？

×月×日

今天揀一篇稿子的字，越揀越生氣，稿裏寫的是滿紙荒淫無恥之言，讓人看了臉紅，恨不得一把撕碎它。後來問敏姐，才知道是小報的稿。不明白廠方為什麼要承印這種黃色東西。從前，我還以為自己雖是一個排字工人，在人眼睛裏雖然低賤，但是所謂推展社會的文化，我們也有一份勞績的。我們是文化線上的無名英雄。今天才知道，散佈黃色毒素，也有我們一份，我們也是毒販子的幫手。我們是社會這個複雜的大機器上的一個小齒輪。現在，這個機器是製造殺人武器的，我們便只好幫助製造殺人武器。要吃飯的嘴把我們緊緊的箝在這機器上，不由我們自己作主。

放工後，在回家的路上，我向敏姐發牢騷，她也有同感。她低聲對我說，對付這些黃色讀物，我自己有個消極的抵抗辦法，便是不合作。例如，揀字的時候偏偏多揀些錯字，改版時遇見錯字故意留着不改。校對照顧不週難免疏忽遺漏，這樣印出來便可大出醜象。當時，我聽了很是稱快。後來一想，黃色讀物上儘管錯字百出，依然能誘惑人去讀；而好的讀物縱或編排精美一字不苟，銷路依然有限。這世界是從根淫糜腐蝕了，還有什麼話好說呢？而抵抗還要是消極的，這也的確够悲哀了！

×月×日

弟弟不像從前那麼貪玩了，他懂得媽和姐姐賺錢不容易，愈來愈發奮讀書。從作業簿上看，成績也比從前進步很多。這真令人安慰與鼓舞！我希望趕快追上敏姐，同她掙的錢一樣多。那樣，媽可以稍微減輕一些工作，不要這般操勞；弟弟的學費由我獨力供給，讀初中、讀高中，我要看他成爲比姐姐更有用的人。

×月×日

阿巧姐這幾天總是嘔心，吐酸水；我們都看出來了。一問，知道她又懷孕了。中午我們叫了飯在字房裏吃，她向我們訴苦，想把胎打掉。大家都勸她千萬不能這樣做，一則，這事是犯法的，二來對生命有危險。她無可奈何，只是哀聲嘆氣。她的眼像是哭腫了似的睜不開，臉上籠着一層莫以明狀的悲愴。已經有了兩個兒女，再添一個怎樣養得活，而且眼看她自己兩三個月後就不能再做工了，哪來收入。詩人讚頌，最光輝的是母親；我說，最痛苦的是母親，尤其是一個養不活孩子的母親！

×月×日

談過阿巧姐的事才隔了三天，今早一到字房，阿英姐突然宣佈，她和她的那位雜貨店的二權訂婚了，準備下個月結婚。

想不到她的戀愛成熟得這樣快；而阿敏姐與阿興雖然兩情無間，倒因爲經濟的窘困，一拖再拖。我偷聽阿敏姐，是她觸景生情而黯然神傷，我爲阿英姐歡喜，却又爲阿敏姐難過。

我們鬧着叫阿英姐請吃糖，她紅着臉說，中午的飯由她請。大家不贊成，都說這樣讓她一人花費太大，決議聚餐，到餐館去叫幾個菜吃；但是糖還是要她請的。

結婚究竟是不是女子的墳墓呢？倒把我開糊塗了，我想這要看什麼情況下而言。一個女子到了相當的年齡，當然應該結婚，這是她的權利，也是她的義務。不然，哪來的媽媽？哪來媽媽的孩子？結婚縱不是生命的寄宿處，也是情感的歇腳點。人不是機器，她應該工作，也應該生活——溫暖而幸福的生活。一個工作的女性結婚之後，往往因爲家務與孩子的拖累，便整日被拴在廚房裏，久而久之，在情感與人格上都無形中成了男人的附屬品。社會應想出辦法，使她一面能享受家的樂趣，一面能繼續工作，才能保證結婚的幸福。我祝福英姐，但望她不走阿巧姐的舊路！

媽昨夜受了涼，今天有點頭痛，放工後我帶了阿斯波羅回來給她老人家吃。發燒很輕微，看樣子並不嚴重。這幾年來，所幸，媽和我們姐弟三人身體都還健康，沒有生過什麼厲害的大病。我自己年青，抵抗力強，縱或受些辛苦也支持得住。但媽的身體是漸漸不行了，常常咳嗽，天陰下雨，脊骨便疼。老天保佑她；我快快掙錢吧！但我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掙得很多的錢？我即使使盡全身的力氣，又能掙到多少錢呢？唉！還是一個海市蜃樓似的希望！

×月×日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我們的節日。但是既不是公眾假期，廠方又不放假，我們便無法去參加慶祝。

放工後，我特意買了一份晚報看，只在頭版的一個角上見到一小塊有關婦女會舉行慶祝會的報導。

婦女要爭取平等的生活權利，首先要以自己的手，建立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手，創造獨立的不依賴的人格。從前，讀書時，我還是母親身邊的孩子；現在我開始工作了，用自己的手來生活了，我才真正覺得我是一個婦女，我是衆多婦女中的一個。生活的面影一天天更清晰地展開在我的面前，它不再是虛幻的，而有一個真實的內容。

但是，把自甘做花瓶的婦女撇開不算，真正肯用手工工作的婦女，依然未得到平等的機會與權利。就拿阿巧姐來說吧，作爲一個工人，一個母親，負擔着勞動與生育的雙重責任，社會並沒有爲她解決問題。婦女的福利，書本上講了不少，但誰會提出具體辦法切切實實的實行呢？而在她自己的節日裏，竟只有這樣一小片報導。弱者，你的聲音還是很微弱的啊！

×月×日

三個月滿了，今天又去拿半個月的薪水。經理說，我工作成績還不錯，可以繼續留用。好吧，生活的路是長而艱苦的，我準備走，有勇氣向前走。（續完）



在高原上

一、途中

西林

巴士在山路上向前進。
高山、樹木、野草一直往後退。
路邊山崖上，有着幾間奇怪而又簡單的屋子，藍答的屋頂，竹片的圍牆；多矮小，多簡單的屋子呵！都市佬見了心中發笑。但是呵，裏邊住有的是馬來亞土地的主人——沙蓋人。
馬來亞土地的主人沙蓋人呵，聽到馬達聲，好奇的從屋子裏面跑了出來，獸望着遊人們的車輛。

在他們底心目中，汽車是多麼奇怪的東西呵！
在文明世界的人們看來：沙蓋人的世界，該是另外的一個世界。
在他們的世界裏，只有吃喝、性和生死；矮屋子是他們最進步的住宅，身上圍着的布條也是最新式的服裝。
吹筒是他們最偉大的武器——他們怎會知道文明的世界裏有着槍礮、原子彈、氫氣彈。吹筒是為打豬而特製的，他們又何嘗能想像到槍礮、原子武器是為與人之間決鬥而製的呢？
馬來亞土地的主人呵，沙蓋人，安祥地住在深山裏。他們又怎會知道：在文明世界裏，有些外來的賓客，竟以馬來亞土地的主人自居，正和其他賓客爭辯着。

二、寒冷

金馬崙高原上，充滿着寒冷。
清晨寒冷，傍晚寒冷，夜間更寒冷。

白天，雖然有太陽，但是，陽光是和煦又溫柔的，天氣還是寒冷。

人們，在寒冷的包圍下，得穿着外套及寒衣。富人們，穿着溫暖的棉衣，坐在火爐邊烤火，躲在別墅裏過着舒服的日子；窮人們沒有溫暖的寒衣，還得在寒冷的天氣中工作。

大熱天裏，人們希望有寒冷來調劑；大寒冷裏，也希望有熱天來調劑。
但是，整天寒冷的天氣，未免太單調，同時也叫人感到太厭膩了。

三、霧

大清早，金馬崙高原上瀰漫着濃郁的霧氣。在這座山上看不清那座山的真面目，在那座山上也看不清這座山上的真面目。

霧的勢力似乎很浩大。它把這座山給統治了，也把那座山給包圍了。在大霧籠罩下，高山顯不出它的高峻，也難得到勁拔蒼蒼的樹木和野草。太陽，也讓濃郁的大霧軟禁了，不能露臉。金馬崙高原上，似乎成了個霧的世界。

但是，霧的強橫只不過是短暫的，霧的浩大也如曇花一現。最後，它終於戰敗，在太空中消失了。太陽露出了勝利的微笑，高山依然是高峻的，樹木野草也依然勁拔蒼蒼。金馬崙高原上的一切生物，都抬起了頭，在太陽的微笑裏，讓和煦的陽光吻着。

四、瀑布

在荒野中，竟隱藏有一個瀑布。
走進樹林，還未看見瀑布，老遠就聽到它那洪亮的吼聲了。

胖了豬

韓泰豐

從前有一個主人，養了一隻豬，因為營養不良，很是消瘦，這樣，就使牠的一切舉止和風度，都很像一個懷才不遇的文士。這一來，豬自己就很引以為慰，因為牠對於周圍確實有一種不平，而對於牠的主人自然也有若干的不滿。可是這一種外表，却能够把牠精神上的各種優點表達出來了。

過了不久，主人已經增加了美好的糧食，和含有充分維他命的飲食品，這個豬也就漸漸肥了起來，却又肥得異常的優美。這樣，牠的樣子就好像一位富翁，尤其牠的舉止和風度，就和那些文雅有福氣的地主紳士比起來，也可以絲毫不差。所以豬就對自己說：「這的確是勉強不來的，我雖然竭力不忘記自己過去的寒微，但是如果裝出以前的那副窮樣子，又怎能適合我現在和平的內心生活呢？」

玩火的狐狸

很久以前，有一隻狐狸，很想做一件出人意的事情，就把一個喇叭縛在嘴巴上，又把一個火把縛在尾巴上，然後便到曠野上去狂奔，一邊嘖上大喊着：「小心火燭！嚴防亂黨縱火！」一邊尾巴則在到處都點上了火。

果然，這隻狐狸馬上被稱為一個偉大的噱頭家了，因為遠近的人們都轟動着跑去觀賞，沒有一個不拍掌稱奇道：「多麼壯觀的鏡頭啊，防火的聲音叫到那裏，火就燒到那裏！」

「還有更偉大的呢！」狐狸自己說，因為牠就一直玩下去，讓無境地燃燒的野火圍着自己，結果偉大玩火者的狐狸，逃不出火圍，被火燒死了，這隻狐狸，於是就留給了一切玩火者一個很好的榜樣。

瀑布之水上來，它集合了山上的小澗，匯流到山下，湍激在岩石上。看上去，它像是一幅由山上倒下的白綫，不絕地沖下來，沖激在岩石上。聲音是那麽洪亮，力量是那麽的偉大，奔流到山下又是那麽湍急。

別小看了山上的小澗，當它們匯流在一起，可就成了聲勢浩大的瀑布哩！

五、農場裡的豬

農場裏的豬，福氣可要比其他農人所畜養的要好得多了。

牠們，有寬大的房子住：既寬大，又清潔而合衛生；有適宜牠們的食物果腹，既適當，又富營養；有工人爲牠們服務：爲牠們料理清潔，讓牠們有一定時間進食，有適量的食料……總之，這一切讓普通的豬知道，不自嘆不如才怪呢！牠們，天天就是吃吃睡睡，生育，此外便無所事事了。

在這些優越的條件下，牠們很快就長大了，而且長得又肥又大。因此，每個月秤重量的時候，工人們笑開了口，說道：

「哈哈，真肥！」
來這兒參觀的遊客們，看到了牠們，少不了會讚幾句：

「嘩，多麼肥大的豬呵！」
是的，多麼肥大的豬呵，將被趕進屠場了。

六、花

浩君

謐靜的高原之晨，有異樣的美！

端莊靜穆的金馬蹄高原，沐浴在凜冽凍人的寒風裏，迷濛的露水熱吻着山上的樹木，低撫着地上的花草。

我獨自漫步於遼瀾而寂寥的草場上。

萬紫千紅的野花，被習習的晨風搖撼得似乎都不願老臥在路旁，好像都爭着要去和剛從山後爬起的太陽握手一般，此起彼落地擺動着。

第一道的陽光，把浸潤了它們一整夜的霧水驅走，啊！野花，高傲的野花！它們在柔和的陽光裏，顯得更紅潤、更艷麗、更煥發！

我想起了人們案上供養着的鮮花；我想起了淑女們鬢上點綴着的鮮花，它們的依人而活的生命，它們的任人擯棄的厄運！

啊，可憐憫的生命！

「在嚴厲的風霜雨露吹打之下，不低頭，不萎縮，能爲了生底意義而與惡劣的環境搏鬥的生命，畢竟是碩壯、多彩和可貴的！」
——在歸途中，我不禁這樣的自語。

七、晨

在熟睡中被人吵醒。

從被窩中探出頭來，睡意在頃刻間被嚴寒的空氣趕跑。

「你瞧！」將戴着時錶的手腕送到我面前：「已經快六點半啦，還這樣的貪睡！」他似乎在埋怨我的遲起。

推開了玻璃窗，一股冷酷的氣流轟地迎面襲來，我不覺打了一個寒戰！

外面的霧很濃，草地上充滿着晶瑩的露珠，窗口的玻璃片被露水凍結得變成半透明的毛玻璃般的，看來厚敦敦的笨拙。

寒冷，充滿着高原的每一個角落！

我的上下齒達達地互相衝擊着。
「真是病夫，這樣的天氣也受不了，還敢說要欣賞高原的晨景呢！」

「……」除了感到慚愧以外，我實在無言以對。

尼帽、領巾、毛背心、長褲和大衣，把我那位朋友裹得看來分外的神氣！
他不會想到我穿的只是薄薄的一套睡衣！

八、暮

黃昏。

天空中找不着一隻回巢的飛鳥，稀疏的山嵐

愚笨的老虎

陸傳

老虎先生想出門作一次長途旅行，藉以增加見識。當他走了一段很長遠的路時，便汗流滿身，氣喘如牛，覺得口渴得很，因此他非得尋水解渴不可。

不久，他便找着一個湖；這湖水非常澄清。所以他便高興地走到湖邊去喝水。不料他看見水裏自己的影子，嚇得他倒退幾步，他以為這湖裏住着一隻可惡的老虎。他轉驚爲怒，厲聲地向湖罵道：

「喂！你有本領就上來，跟我比較一下，看誰的氣力大！否則就是懦夫！」

沒有一點回聲，又沒有什麼東西上來。

「胆小的傢伙，你若不上來，我可要下去取你的狗命了！」說着猛力向前一跳，「撲通」一聲，掉在水裏。他拼命地掙扎，過了一會兒，便一命嗚呼了。

於此得一教訓：當我們要做一件事之前，如果不細心考察與認清事情的真相，只憑着自己一時的歡意去瞎做，結果大大吃虧的終是自已。



好像無心出岫，懶洋洋地停滯在山巔上。這是個寂寞的黃昏！

從西邊射來的夕陽，爲東邊屏障似的一列山巒抹上血樣的色彩。

當最後的一抹晚霞消失在西天時，夜底魔掌企圖把山巒緊緊地裹住在黑紗裏。

巍峨的高山，也同樣有遭受欺凌和玩弄的悲哀！

然而，它始終沒有因受威逼而變色。

它深信：明天，當朝陽在它背後昇起來的時候，當可愛的陽光普照大地的時候，它依然是翠綠一片！

魂靈的冥寂

——人 夢——



自從搬進這個寂寞的山芭，也許因為空氣清新的緣故，我竟一改遲睡晏起的脾氣；每天，一早就爬起來，坐在窗口的書桌前，在朦朧的晨曦裏燃起一支紙烟，靜靜地坐着，享受這絕早清靜的情趣。

窗口，面對着一片廣潤的膠林，清早推開窗門，迎面撲來陣陣冷冽的晨風，沒有吱啞的鳥聲，有的只是一片沙沙的樹葉相摩的聲響。一陣茫茫的霧氣，籠罩着整個膠林，地上青翠的亂草，閃爍着一顆顆晶晶的朝露。

每天，從井然排成哨兵似的膠樹行列中間，我總先看到遠遠有個晃動的灰影子，蠕動着，由遠而近，慢慢地迫近我的眼睛前。當她彎了腰，慢慢地揀到了我窗口，割了最後的一株橡膠時，她臉龐上一顆顆的汗珠，也清楚地看到了。

這是一個少婦，不過卅來歲，黧黑的皮膚，但是面龐却因為發黃而顯着有點發白癆黃了。一對呆滯的眼睛，扁扁的鼻，因此看來是一臉平板的神氣。身上穿了一套褪了顏色、千縫百補的百納衣。她對着每一顆膠樹作着呆板機械的動作——左手傾去膠杯的積水，接着，右手上把割膠刀放在樹皮的刻痕上，順手往下一拉，削去一層薄皮，乳白色的膠液，就一顆顆泌出來，沿着插在下面的鐵匙，一滴一滴地落在膠杯裏了。

在她第二次出現在我窗前時，她手裏多了一隻大鐵桶，裏面大概已盛滿了膠液，她側着肩膀，噢力地邁動渾鈍的脚步。林裏已洒下了斑駁的朝陽，然而四週仍是靜悄悄地。她幽靈似地在我面前移動，沒有一點聲響，在這靜寂的四週裏，獨自對着這麼一個女人，或者有人要因而勾起一

縷詩情畫意了。然而，每當我的眼光接觸到她那漠然無表情的瞥視時，我心裏却泛起一陣寒慄，這麼一對眼睛，恰似一隻在鞭子下的耕牛般誠實、無助而令人憐憫。

一天，兩天，三天……她永是這麼沉默，也不會對我這陌生者的注視泛起絲毫的詫異。

大約是雨季未過，一連下了近十天的早雨。雖然我不改早起的習慣，也不怕冷冽而夾着雨絲的冷風撲進窗戶，仍然在窗口眺望着。但是，近十天却看不見這個靜寂的影子了。

剛一放晴，她又照例出現了。當然，我不會覺得意外，她也一點兒也沒改常態，默默地工作着——這個女人該有一個多麼寂寞的靈魂喲！我心裏暗暗地想。

我自從進了這學校，除了每天執了教鞭在教室裏嚷外，下午還多了一件洗衣裳的工作。早上沒時間，下午洗後又沒有太陽，所以時常弄得狼狽不堪。住校的同事只有校長跟他太太，還有一個女教員。我這個笨蛋在浴室裏洗衣，背地裏還受他們的嘲弄——賺一個錢要剝個半。

一天，一位好心的男同事到我房裏來談天，自告奮勇地為我介紹一個福建小孩子——原來竟是我班裏的一個學生。他說，這孩子的母親替人洗衣裳，而他自己的衣服也正是她洗的，每月六塊錢。

「獨身漢總免不了這筆開銷啦！你未免太節省了。」末了，他笑嘻嘻地說。

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並說我是因為人地生疏，不得已才自己動手的。第二天，他通知那小孩子來收衣服了——世界上是有着這種樂於關心及幫忙他人的好人的！我慶幸獲到了這麼一個新朋友。

就這麼，我少了每天下午的一件例行公事。但是，給別人洗衣服的毛病終於來了。首先是一條圓領的紗衫不見了影踪；接着，一條白長褲上又多了一些斑斑的鐵銹污漬——我心裏有點不滿意起來了。可是一直未曾責罵那小孩子，他

是我心愛的一個學生。

我終於向我的新朋友，提起這個事情了。那是在一個月明之夜，我們一塊兒在街上閑逛的時候。

「這種毛病我也領受了不少次了。可是，在你還沒有決意不包給她洗衣之前，讓我告訴你關於這洗衣小孩的一些事，我想你聽了後一定也會跟我一樣就這麼算了。」

「這孩子只有一個母親，他母親也只有這麼一個孩子。孤兒寡婦兩個人，孤獨地住在你房子後膠林裏的一間小茅屋裏。他的母親，現在不過只有二十七八歲。在每天早上替人割樹膠外，還洗洗衣服。」

「這孩子的父親在和平後不久，在麻坡鄰近地區的排華風波中喫了巴冷刀死了。從此，就剩下這兩個可憐虫，在這冷酷的世界裏掙扎了。這小孩子的母親發誓守節，撫養這孩子，一直到今……」

「守節，年紀這麼輕幹嗎守節，為什麼不改嫁呢？也許能生活得比較好一點。」我不禁插嘴了。

「她的這個割膠工作跟她住的茅屋，是一個親戚爲了她守節的緣故，而特別給她的幫助。如果她改嫁，不但會失去依靠，還會遭受這裏多少人的詬罵和唾棄。我想她沒有這般勇氣。」

「唉！唉！」我沒有再說話了，只是連聲的應着。

「就只當幫忙她們吧，每個月給她們六塊。別人洗衣只有四塊，至於你呢？你是這個小孩的級任，幫助與同情，我想你是應該的。」朋友講到末一句，緊盯着我的臉。

「當然，當然。不過這小孩子的母親我倒想見一見？」我實在想看看這女人。

「她割的膠園就是對着你房子窗口的那一片，如果你早點起身就可以看到。」朋友介紹出這個節婦。

「啊！」我不禁輕啣了一聲。

喂！朋友，
看吧——
東邊的沙坡上，
那剛露的曙光，
在象微着，
春天底新生。

「天快亮了！」
是的，天快亮了，
經過一夜困苦的战斗。
經過一夜的流血。
啊！數不清的兄弟，
倒下去了！

然而，
倒下去的朋友，
仍然還帶着微笑。
微笑的靈魂，
仍然在我們的身件。
莫說這是片沙漠
沒有水，
沒有草，
只盡是——
遍野黃沙，

四顧無人！
可會知——
我們的力量，
苦幹的精神，
太陽光下，
奮出的信念！
出發前夕
同心合力的誓言！
就是——
將來的草，
將來的水，
將來的幸福與安寧。
努力吧！
我們有熱的血，
我們有堅的志，
萬里沙漠，
我們可以走完。
伸出手來，
朋友！
讓我們緊握着，
面向朝陽，
從灰色夢中醒過來，
拿起鋤頭，

唱起雄亮的歌，
耕耘這荒廢了的土地。

兄弟們！
大家唱起歌來，
像長嘯的戰馬，
剛強，
勇毅，
像天空的燕，
自由，
活潑，
在荒涼的沙漠中。

讓白雲帶着這嘹亮的呼聲。
向遠方——
東，南，西，北……

讓更多的朋友知道！
沙漠中不再寂寞，
沙漠中不再荒涼！
沙漠中需要，
更多朋友的力量。

看吧！
東邊的太陽昇上來了。

· 雪 飄 ·

的 呼 聲

聲

每天早上，這個少婦依舊在我窗口經過。而且不久，大概她從兒子口中知道了我是每月給她們六塊錢的一個好主顧吧！間而也抬頭對我凄笑地點點頭了。一雙呆滯的眼睛和那漠然茫然的神氣重壓在我心上，總在我心底留下了老半天。每晚，我無言的收受那些被鐵鏽沾污了的衣褲。

每月月底，把六張一塊錢的鈔票，塞在一隻黑而枯瘦的小手裏……

雜

感

林 羣 燕

一個人，任憑他有怎樣的才幹，如果不去利用和發展它，就會被淘汰。

肯糾正你的人是君子，因為他希望你把錯處改去；反之，當你犯錯時，還讚賞你的人，却是小人，你很容易墮入他的魔網。

如果是個有為的青年，他雖遭到惡劣的環境，但他抱着「有志者事竟成」這信念去努力學習，終於會達到他所期望的境地。

「牆頭草，隨風倒，東風吹來向西歪，西風吹來向東倒。」這句話，拿來形容一個沒主意的人，是最恰當不過的。

學生時代，是最值得回味的，既然是這樣，為何讓它無意義的溜過去呢？

在人生的旅途上，要克服種種困難；如果你是弱者，就會被困難所克服。



賭

寒夜

「……但是……是……沒有什麼……」
「軍，請你告訴我，我是很同情你的。」
「我熱情的說。」

船像搖籃般向着邦略航進。我和軍倚在船右邊的窗口。我被青藍色的海引誘了，出神地看着起伏的海浪，忽然一個浪花打上船面，澆到我的臉上，我忙從袋子里抽出手帕來抹。同時，看看軍。噢！他不知因甚麼事，兩隻眼眶的淚染濕了睫毛，眼邊鑲了紅色，我問道：「軍，幹嗎？」

「沒什麼。」他掉轉頭看另一邊。

「你別騙我啦！我曉得你有一些心事？」我猜想的說，「昨天，我叫你來這兒玩，你說不會游泳，實在你是會的，還否認嗎？我說：不會去玩也好的；旅費又不貴，你又推三推四，現在我知道了！」

「你既然知道，不是好了。」他回轉向我打了一下招面，又向着海望。

「可是……」
「可是甚麼？」
我踟躕了一會兒說：「我曉得你滿懷憂鬱，你可以告訴我嗎？」
「既然你說都曉得了，還要再問我，做什麼？」

「是的，可是我曉得不清楚呢。」
他猶豫了一會，吞吞吐吐的說

他回過頭來，向我看了幾回，落魄的說道：「好，我們坐下來談。」

於是，我便隨從他坐下來。他還沒有講，眼眶的淚珠已滔滔的滾下面頰。

我心裏着急，說：「講吧！要保守秘密嗎？」

「不，用不着。」他左手從褲袋輕輕抽出了一條白手帕，臉向後望，悄悄把手帕抹了眼眶邊的淚珠，然後回過頭來說：「好。」

於是，他便開始講這個故事：「從前，我家就住在這個小島上。這島上大約有三百多戶，多是靠打漁為生的。——平時沒有甚麼娛樂，只是賭甚為盛行。」

「我家在那裏，算是數得上的大魚攤，自己有四隻大魚船，另外還向別人租了兩隻。每月出海回來，除了了船費、工資、伙食的開銷，總可以賺兩千多塊。可稱為小康之家。」

「當時，我父親在漁業公會做了副董事，本來家庭生活很幸福。」

可是他竟染上了一種壞病——賭。那時，島上的字花、三張（西洋麻將）、番攤、牌九都很風行；只是天九、麻將比較少。

「父親是無一不賭，尤其是對字花賭的更『爛』，一買就是成十成百的。每天上字花樓去；就是坐在自己的辦公室，也並不辦公，却把腳放在桌上，斜斜地坐着猜題。有時，甚至連吃飯都忘記了，常常累得要伙計們等候。」

「有一次，給他贏了二千多塊，他更是得意忘形了，竟然自己設起字花廠來。」

「那時，母親很少干與他的事，我才十歲光景。他在這情形之下，賭博因而變本加厲。」

「一天，又不知道甚麼事情，一大堆漁民、伙計樣的人到辦公室來，集滿了在門口。後來，看見每個人都拿着紅紅綠綠的十塊五塊的老虎紙出去。大約兩小時後，人都走光了，父親才垂頭喪氣地出來。」

「當時，我不知道甚麼一回事。不久，島上的居民震動起來。在議論紛紛的說我父親給人爆廠。這時我才曉得這回不幸的事，便回去告訴母親。母親說：『你父親受了總廠的欺騙，才被入爆廠。你以為騙人家的錢是這麼容易，還不是大吃小呢。』那時我不懂得這些事情，只顧玩。誰知，這爆廠就是後來禍害的根源啊！」

「是一個下午，一時左右，伙計們都在等父親回來吃飯。」

「父親踉蹌一踏進門檻，就呆呆地向我看，一會才說：『你們

吃吧，我不想吃飯。』說完他轉向房裏去。」

「母親剛從房裏出來，恰好遇着他，便問：『為甚麼？不精神是嗎？』」

「他只是搖搖頭。母親焦急地追問：『到底為甚麼？你說啊。』」

「父親躊躇了一會，便喪氣地說：『據今天的漁業公會開會時說：這兩月內，魚的產量比往日少了四分之三。這兩月裏，我已虧下了三千多塊；但是，他們又通過，決定在本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大祭海。凡有魚船，在那三天內，一律休止捕魚。還要每開魚攤，拿出兩千塊來買祭品。小魚攤至少也要付兩百或三百。在這月裏，叫我怎樣能付出這麼多的錢呢！現在『匪碼』裏才有千多塊，多兩天，就是十五號了，又要付薪。』」

「『月尾才給他們不能嗎？』」

「『伙計們爲了祭海都催着要錢用，不然便不做工，如果他們不幹，我就很難再請他人了。何況，最近和與魚攤的林九正在和我搗蛋，要看我的笑話呢？』」

「『你這個人，真是悔不當初，放下打漁的正事不做，有錢就大賭，賭不夠還要貪心做起廠來。現在被人吃了，還有什麼話講。』」

「可是說也遲了，唉！真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十五號的那一天，爲發薪，『匪碼』裏的錢都撥光了，還不夠，還欠老伙計——跟着魚攤做起的亞貴叔二百塊。」

「那時起，父親的憂鬱更深了

。真像老師常說的油鍋上的螞蟻一般。

「十六的晚上，父親秘密的叫亞明趁夜駛船載他離三海里的對面的A P碼頭。」

「登上了碼頭，他一人便一直往叔叔家去借貸。幸好，叔叔勉強湊給他一千塊。還是不夠，後來，他就只好向『借地鬼』處敲門。那『借地鬼』已早知道父親這樣晚來，一定是爲了急事要錢用的，便抬高利息，還要拿『牙命』抵押。他是『獨市』，父親沒奈何只得答應了他的條件，向他借兩千塊，把四隻自己的魚船的『牙命』給他。」

他講到這兒，因咳嗽停了下來。我發急進來問他：「怎麼，四隻魚船才兩千塊？」

「不，本來一隻就值千多塊；因爲父親怕他不肯借出這麼鉅大的款，所以，用四隻魚船來安他的心。」

「哦！……」

「就在那晚上，」他繼續說：「當夜他渡回家後，把一千多塊作爲祭海後的一月開支錢，一千多塊交給漁業公會。那天晚上，公會裏中外內三座廳都點着煤氣燈在工作，安排明天所要用的一些。」

「第二天，漁業公會所用的一切祭品都辦好了。那天的拿督廟、海王廟都開烘烘。那些善男信女都在拜神，祈禱，魚攤的東主，和伙計們都穿上整整齊齊的服裝。」

「當時，碼頭的渡船和魚船，聚集一起，桅檣如林。」

「九點，由漁業公會派大批人

去祭海王廟、拿督廟。經過兩小時後，已是十一點多。工作人員便排檯抹桌的招待全島居民男女老幼進午餐。餐後，已是兩點多，又高喊全島居民下船。

「於是，幾千居民便擠上渡船、魚船，一時鑼鼓喧鳴。一些魚攤大東主，也登上一隻很美麗、很幽雅私家遊船，順風駛向對面五海里處的小島的水夜叉廟去。」

「那時，我父親哪裏有心高興，也只好裝模做樣的坐在私家船的船尾。」

「船在鞭炮聲中拍拍地行了三左右，忽然，隨後的私家船喧嘩起來，才知道父親不知怎的跌下了海。一時大家慌鬧起來，幾十隻船停下來。用了不少工夫，好容易才把父親救起來。」

他望着我說：「到了小島上的水夜叉廟，大家也就把這事忘掉，鬧烘烘的點香燒燭拜神。」

「祭完了，又到廟門前招待居民茶點。畢後，已是下午六時，居民登上了船，又敲鑼鳴鼓的乘船回到本島，已是七點多，便又開始招待居民吃晚飯。」

「這樣，一連過了三天。第三天，祭海回來的晚上，天氣非常悶熱。」

「深夜兩點，父親打開了後門；『嘩呀』的門聲，把睡着的母親吵醒了，她問：『葉，你爲甚麼這麼晚還出去？』」

「父親回說：『很熱，出去魚棚乘涼。』」

「母親聽了，也就由他。父親

佇立在魚棚傍徨了好久，剛好隔壁魚棚的黃叔，也在乘涼，便問：「陳哥，爲甚麼這晚還不休息？」

「父親隨口回答：『是，這麼熱，那能睡呢。』說完，便走下魚棚，踱下舢板。」

「『是呵！』黃叔看着父親踱下，便問：『幹甚麼？』」

「說時，他已開始划出海去。」

「他輕輕划至離魚棚大約三百碼的地方便停下來坐着。不時回頭看黃叔。」

「黃叔不眨眼的看着父親。這刻，恰好黃叔的小孩哭了，黃嫂叫他進屋去抱孩子。父親就趁機投海自盡。」

「母親等了好久，還不見父親回來，看看掛鐘，已是快接近黎明的五點。她便喚醒了我，叫我出去找他，是否在賭樓。」

「我一踏出了門，伙計個個已開始工作了，——把鹹缸裏的魚，拿出來割開，到海邊洗，選擇等號，疊在魚棚裏等太陽出晒。」

伙計亞興問我：『你父親去了那兒？去告訴他，說魚棚失去了一隻舢板。』

「我說：『父親？我哪見到他，正要找他哩。』」

「七點左右，小伙計堆堆匆匆跑來問母親：『嫂，遭了，事頭投海自殺了！』」

「『啊！』母親一聽，就昏過去了。後來，經過夥計呼救，終於醒來，她大聲的哭：『我早就……猜到……：他會……：這樣做的……：』」

「這天從早到晚，我伴着母親在房間裏哭，屋裏無限淒涼。」

「翌日，伙計亞興臉色灰白的衝進了房喚醒我說：『軍！你母親又投海自盡了！』」

「我聽後，哭得死去活來。……說到這裏，他停止了，眼眶的淚已一串串的淌下來。」

「清時，我也不由被他感動，落下淚來。」

我問他：「後來怎樣？」

他說：「後來叔叔知道消息，便來給我善後，把房屋連四隻魚船都賣去。交回二千一百五十塊給『借地鬼』，把餘賸的錢給我讀書。到現在，我仍然是在叔叔家裏過活。」

我不明瞭的問：「你那時這樣小怎知道這事的原原本本呢？」

他說：「這事一發生，全島無不議論紛紛，閒話總在他們的舌頭上動；我當然也聽到了。」

我沒有再問下去，也沒有甚麼話安慰他的悲傷。爲了轉移他的心情，便指着海平線說：「你看，那邊向這兒開來的一隻船，是『抓私船』來的。」

他沒有回答。

……

唉！賭的爲害，甚於洪水猛獸，小則累了自己，甚至身敗名裂，淪爲流氓；大的則傾家蕩產，禍害妻子家人，啊！賭的毒害是如此殘忍的啊！

完

紅色的陽光

西塞

這裏的氣候，
每時每刻都會變動，
就是烈日當空吧，
兀的也會來一陣驟雨；

而暴雨橫掃大地時，
那血紅的太陽呵！
又從烏黑的雲層裏，
出現，帶着火熱的笑意，

這時候，
那火似的太陽呵！
正在紅磚瓦上，
熾烈的燃燒着。

落在紅磚瓦上的雨珠，
雖然還沒有乾，
而她們呀——那些「紅頭巾」，
鑽出了潮濕的木棚，

挑着紅色的磚瓦，
爬上正建造中的高樓，
在滑膩的跳板上，
沉重而急促的喘息。

那紅色的陽光，
照耀着她們頭上的紅巾，
反射出更殷紅的光，
映在血色的磚瓦上。

她們呵，
在這炙熱的炎陽裏，
從地上爬到屋頂，

又從屋頂走下泥地。

每天清晨，
她們便來到這裏，
直到太陽下山，
才帶着疲憊的身心歸去。

突然一聲淒厲的呼喊，
使每一個跳動的心凝凍，
驚惶與蒼白籠蓋着，
被陽光燒燙的臉孔。

「救命呀！
救命呀！」
人們潮似的湧到樓底，
在那裏又一幕血淚的悲劇。

她們日夜不息的，
將坎坷不平的地面鏟平，

在荒地和廢墟上，
築起城市的樓宇。

用血汗堆起了華廈，
自己却蜷伏在破舊的亞答屋裏，
或者蹲宿在街頭，
挨受着風苦雨淒。

唉！可憐呀！
那已懷孕的阿芳，
從六樓的頂上跌下，
現已奄奄一息。

她那破碎的軀體，
滲出淋漓的鮮血，
她那抽搐的嘴角，
含着無限苦楚，欲說無語。

她已有了六月的孕，
本該留在家裏休息，
但，爲了生活，
爲了待哺的公婆兒女。

現在，在殷紅的陽光下，
她閉上了雙眼，
對這可愛又可恨的人間，
投下懷戀與控訴的最後一瞥。

她那親愛的丈夫孩子，
正倚門待她歸去，
她那輾轉病榻的公婆，
正待她送錢回家採藥請醫。

但她却長眠了，
永別了她的至親與伙伴，
沒留下一聲告別的話，
也不再苦笑，不再嘆息。

這裏的氣候，
每時每刻都會變動，
就是烈日當空吧，
兀的也會來一陣驟雨。

而暴雨橫掃大地時，
那血紅的太陽呵，
從烏黑的雲層裏，
出現，帶着火熱的笑意。

對反黃的幾點意見

愛文

黃色文化是一個頑強的惡魔，
決非空喊口號，或一朝一夕所能消滅的。
我們必須抱定不屈不撓的精神，
務必把黃色惡魔剷除爲止。
我個人對反黃有下面的幾點意見：

首先政府應該嚴禁一切含有色情毒素的物品入口，
(如色情刊物、電影、歌舞團等)。
市上出售色情刊物和歌台表演色情節目，
亦應在被禁之例。

我們每一個人應隨時勸告親友和兄弟姐妹們拒讀色情刊物，
拒觀一切色情的表演。
同時介紹給他們健康的文藝刊物。
鑑於那些喜讀色情刊物的一般讀者，
都是討厭枯燥的理論，
而愛好富有刺激性的讀物；
所以起初不宜介紹深奧的刊物予他們，
但當他們經過潛移默化轉移了讀書的興趣後，
自然會漸漸對更深刻的文藝刊物感到興趣。

本地的寫作者應多寫和多出版健康的文藝刊物，
以滿足讀者的求知慾。
文化機關應盡可能經常上演健康的戲劇，
讓人們有正當娛樂。

在反黃運動積極進行下，
那些專門寫香豔、肉感、緊張、刺激、傳奇、性愛……的小說家必然會顛倒於他們的末日來臨而不打自倒了。
但有一些小說家却以「文藝」爲外衣，
大寫其危害青年身心的所謂「文藝小說」。
對這類小說家，我們應特別警惕以免上其當！

結婚是人的幸福

！運幸能何如是你道知不你，何人的活生姻婚普遇

譯 綺 莊

一個名作家告訴我們，在他過着多年的婚姻生活後，一旦再重獲得縲居的自由時，是怎末的一種情況。

× × ×
不久之前，一位長時間沒有來往的朋友，打了個電話給我，他說他看到了我結了婚十四年之後的離婚啓事。

「抱歉聽到你們之間的離異，他憐惜地說，然後他又加插着：『不過，我真羨慕你，如今，你是自由了，你可以隨着一己的意思生活，來去無阻。喲！你不知道你是如何的幸福，那該是叫人多麼愜意的一椿事啊！』」

自由果是使人愜意啊！你行可出入自如，食可悉從己意，不管你旅行也好，撫養那一種動物也好，烟灰隨處傾瀉也好，只要你一己所欲，大可任意妄為，誰會來責怪你呢！

到現在，我已經過着縲居的自由生活三年了，就讓我來告訴你們，這種奇妙的自由，到底是怎麼樣的吧！

「自由」？那是不確的！你不知道你結了婚才是如何地幸運！

失去了婚姻束縛的愉悅，比之受婚姻束縛更不幸，特別在人到中年時，這感覺更其銳利。當你回抵家門，只聽到那種由鑰匙插入門鍵所發出的嘎嘎聲，再沒有其他的應聲的時候，一陣孤單與寂寞的感覺，即時襲上心頭，於是，你第一次才體驗得在一個龐然空寂底家室裏的那種荒涼與落寞；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才意味到不管是小狗的吠叫，貓兒的嬌嗲，或者是雀鳥的喧噪，都無法替代了家人熟悉的聲響。我認得一個

寡居的婦人，她離開了她那位慣於挑剔的丈夫以後，一個人回到家裏，衣帽還未脫下，便立即扭亮了那架電視機，目的也無非利用那些聲音來遮蓋了室內的淒寂而已。

縱使你遷住到一個俱樂部宿舍，或者酒店去，也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在你進門的時候，遲早總會發覺到再沒有這樣的聲音說：「親愛的？您回來了。」或甚且說：「啊！您剛從什麼地方回來？」

沒有人會真切地關心你的遭遇——這就是所謂「自由」的一種含義了！你只不過是一個孤獨的男人或者女人，再不會是另一人所最關懷的對象，你的喜怒哀樂，健康與疾厄，生或死，一切的一切，都不會有再為你煩心了。任憑怎樣親摯的朋友，也着實無法去彌補那曾經一個被叫做丈夫或者妻子所填充過的難縫的空隙，夫妻與朋友間的感情，是不能同語的。

我曾在倫敦認識一位美麗的女伶，那時她正過着一種離婚後獨居的生活，她名成利就，在藝術與經濟上，都可說已經達到了巔峯，行動上，又無所拘束，但是她却對我說：「在戲院演罷，一回到家來關上房門的時候，我便知道世上再不會有一個靈魂真心地來關切我的遭際與生活，精神與肉體上，同樣地使我領悟這種所謂自由的陷阱了。」

對離了婚的婦女而言，這情況怕會有更大的困苦，不甘於忍受男人的專制，而渴切祈求離異的解脫，但一旦得到以後，她會發覺自由的枷鎖，更有甚於婚姻所加的束縛。一個離了婚的男人，最低限度可以隨時隨意跑到什麼地方去，但是一個婦人所單獨能去的地方却有限了。要是一個人出外遊歷，其中也不會有多大快樂的。她似乎變成了一個剩餘的女人，一件市場上滯銷的貨色，雖然無拘無束，但在她以前一度會被歡迎的宴席上，也不再受到別人的邀請了。

作為一個單獨的男人來說，他自己還會覺得在很多個家庭中，或是不不少的宴席上，他仍舊是

被歡迎的一份子，或甚而在一段短期間裏，他能耽溺於己身之被人重視，為人愛慕與需要而眩惑。但，這只不過是你藉着別人的家庭，在它幸福的邊緣上，共同分嚼着這其中的歡樂吧了。等到某一個時期，別人感到有你在起不方便時，最後，你還是得和那個家庭分拆，於是，你仍舊又變成一個局外人了。

不要以為這種獨居的自由生活，大約就等於你記憶中，太太回娘家去少住一個星期時的情景。在太太歸寧之時，你恰像一匹初脫韁的馬，盡情享受這暫時無羈的歡樂好了，絕不會有一絲的痛苦。因為，縱有什麼地方的不便，在不久太太回家之後，一切又回復了原狀，隨而也就將它們忘却了，剩餘使你眷戀的，只是那種難忘的完全逸趣。

我的一個同事，最近和他的那位已經離異了的妻子，重拾舊歡，他以懺悔的心情對我說：熾熱的愛情可能死去，已成的習慣却不然。婚姻生活上的許多習慣，都是使人有安適之感的，要是另去找尋一份新的愛情，徒然導致一份新的生活方式，我感覺還是舊有的一種最易於協調。從前，我會認為婚姻生活上那許多令人憤懣之處，實是無法忍受，到後來我才發覺，生活失去了它們，孤寂會使人更其難受。

我過着縲居的生活三年了——常作定期性的旅行，在外國渡假期中編劇本，寫小說，閒來靜地撫弄着自己的拇指——從來沒有人會對我的行動加以贊同或抗議，警惕或勸導。而今，我真要向你訴說：一個人在長時間裏失去了別人的關懷，無人分担你的哀樂的時候，會是如何的難堪；你無法想像出一個人在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時，會是如何的厭倦。人生的一切，都變得那末平淡乏味，平淡得看不見山峯，也沒有溪流。

假如我的話不使你置信，請你回憶到以前和你的先生或妻子計劃着去旅行時的情景：那種心情的興奮，與及預期的喜悅，和為到什麼地方，

何時起程，坐船搭機，抑或乘車，準備用費多少……：那等等問題而爭論不已。真的，能够有一個人來和自己計議與策劃，那正是婚姻生活上但往往不爲人所重視的至大的樂趣的一種。

當你在事業或藝術上有所成就的時候，沒有人會乘著與你相同的喜樂來爲你慶幸，而其間不滲染着一點的猜疑與妒忌。顯然地，那股成功的火熱，一夜就迅即化爲灰燼，到翌晨，一切只空餘石頭一樣的冰冷了；倘若你遭逢到事業的挫折與失敗，抑或人生的不幸與愁慘的話，那麼，世上就更難得有人真切地來對你憐惜，而加以慰撫，以作你精神上藉以振奮的動力啊！

浪花濺岸的飄舞，樹上沙沙的風响，海鷗引人的啼唱，或是一個可笑的孩童……：當你耳聞或者目睹這一些美麗的景物時，你自會感到這種所謂「獨身自由」的單調，沒有人共享的美感，反而換來了一陣刺心的愴痛。

我的一個朋友，他和他的妻子幾乎瀕於離異了，後來却爲一隻黑熊所救。愛華——我朋友的名字，正離家準備往蘭魯再建立另一個新的家庭，在他駛經黃石公園的路上，迎面來了一隻臃腫肥大的黑熊，點首求他賜予一頓慷慨的野餐。愛華把車子停了下來，心裏却明白饑一條大熊實在是件危險的事，於是，他把窗子關上，那隻熊也就用後脚按地，把身體站起來在他車子的玻璃窗上用鼻音來哀求着，愛華慢慢地把車子向前駛去，但却回過頭來看看這條野獸究竟做些什麼，只見牠憤怒地立在馬路的中央，直對車子窺視着，這使愛華不禁嘩然大笑了。

「那是多麼有趣啊！」他大聲地說：「亞羅斯，妳看到牠那個怪樣子嗎？那隻熊似乎在說：『你這個下流的臭傢伙！』」

一陣沉默，他感覺到亞羅斯並沒有在他的身旁，僅有他自己來體會這份小小的笑柄而已。之後，他也就再提不起有什麼可笑的趣味了。

在他行抵那個著名的噴泉時，他停了車子跑下來，默默地沉思片刻，那發射着的噴泉，使他

想起了家中那個打氣爐子爆裂時的情景。「要是亞羅斯也看到現時的景况，她也定會欣賞這其中的趣味的。」

於是，他打了個長途電話回到他的家裏……：我不是要向你說愛華與亞羅斯兩人之間，全沒有了意見上的分歧，但，正如愛華所說的，他們願把一切的困難，共同加以調處。

我們活在世上，常會碰到很多使人可愛、可

笑，或可哭的事物——在人生的旅程上，我們所能遭遇的許許多多瑣碎的小事，即如柔情的，滑稽的，荒誕的，可怖的，或憂愁的。一個自由的獨身者，他就喪失了這份與他人共享哀樂的情趣。簡言之，他們直是摒棄了人生的歡樂。真的，假如一個人在每天二十四小時的某一個時刻內，都不會贈予或者收受人間的情愛與溫暖的話，那麼，他活在這個世上，還有什麼人生的意味呢？



早年的新加坡

鍾劍雄譯

一八二四年，新加坡到處都是叢林，常有山豬和老虎出沒。由舊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得 High Street 只有幾間矮小的屋子，那些東姑們多數都是住在包圍着城市的幾個小山上。

當時的海盜非常猖獗，每一隊海盜都有十多艘小船，每一隻小船都能載四五十人。他們把所俘獲得的船隻都拿到新加坡來，船上的財物被劫一空後，海盜便用火把那些船隻燒掉，貨物運到新市，賣給小商人。

早年的新加坡是海盜的集地，他們把它當作大本營。史官鴨多拉在他的自傳中說：新加坡河兩岸的沙灘上會發現一百多個死人骨頭，大都是那些被海盜殺害的可憐商人的。有一些是海盜他們自己的，因爲有時他們爲了分財物而發生口角，以致於互相殘殺。

新加坡第一次有路燈是在一八二四年四月一日，只有幾盞用玻璃做的街燈；所有的街燈都是用椰油做燃料的。那時，新加坡人口是一萬零六百八十三人，白種人少得可憐，算起來全新加坡也不過只有七十四個人而已。

祝 福

黃懷雲

晨間，寒舍園後矮樹上的那窠鷓鴣，一清早已飛出了窠，在空中打環。

「小鳥會飛了！」季妹嚷着，叫聲竟把我從夢中驚醒。倚窗眺望，真的，鳥兒會飛了；此刻在我的心裏即時湧起了一個祝福和警惕。

鳥兒啊！這是你初次的飛航呵！在你的一生裏是值得高興與記憶的，同時也是你最要謹慎的。看到嗎？從高俯下看到的大地，是不是很美麗？很迷人？對的，那是美麗而又迷人的；不過你得謹慎，因爲溘都是埋在美麗而又吸引人的地方。



漢都亞成仙

余壽浩

且說漢都亞自從跟隨蘇丹芒速沙到爪哇和親，建立許多與眾不同的大功以後，非常得到蘇丹的愛寵，回到馬六甲後，成爲蘇丹的衛隊長，日夜隨侍蘇丹，真是顯赫一時。可是樹大招風，古今一轍，漢都亞竟被小人所妬忌，設計陷害，說他私進王宮，勾引宮女。蘇丹竟聽信讒言，命財政大臣將漢都亞處死。

虧得財政大臣愛才心切，私將漢都亞關在密室，然後故意將一把帶血的短劍呈給蘇丹，只說漢都亞已經殺死，蘇丹竟也深信不疑。過了一年多，蘇丹宮廷發生叛亂，漢叟巴佔領王宮。蘇丹逃出宮外，調動全體武士包圍宮廷，捉拿叛逆，竟沒有一人能戰勝漢叟巴。蘇丹連聲嘆道：「倘有漢都亞在，當不致讓叛徒如此威風。」財政大臣才敢告訴蘇丹，漢都亞實尚未死。這時蘇丹歡喜得像天上掉下月亮一般，連忙叫財政大臣速釋放漢都亞，前來勦滅叛徒。

可憐漢都亞關在暗無天日的密室裏一年多，吃不飽，睡不安，一被釋放，只吃得一頓飽飯，便奉蘇丹的命，擄戰漢叟巴。漢叟巴一看漢都亞來到，嚇了一跳，說道：「呀！你還沒有死？倘我早知你沒有死，也不致反叛了。」漢都亞抖擻精神，靠他天生神力，小心應戰。可是體弱，縱跳都不如意，原來非他敵手的漢叟巴，竟能和他幾次打成平手。最後幸虧漢叟巴一劍刺來，漢都亞一閃，那劍插進木板裏去了。漢都亞得到機會，才將漢叟巴刺死。

蘇丹看見叛逆已死，歡喜極了，親手把自己的玉袍脫下，替漢都亞穿在身上，以爲最光榮的獎品。又命人將漢叟巴屍身丟在海裏，全家賜死，屋子拆平，地基也翻轉，然後正式奉漢都亞爲水師提督。馬六甲當時保有海上的霸權，海軍兵力極強，漢都亞爲海軍的最高官員，職權的高和首相同等。

這時蘇丹芒速沙手下，文官有首相多比勒，武官有水師提督漢都亞，同心輔政，利用強大無比的海軍，東蕩西馳，南征北勦，使馬來亞的吉打、吡叻、柔佛、彭亨、吉蘭丹、暹羅的北大年、婆羅洲的汶來、蘇島的亞魯、碩波、金保、廖島，都成爲馬六甲的屬地，國威四達，聲譽遠播，無可比擬。

蘇丹芒速沙在位十八年而死，子阿老丁繼位，阿老丁在位只十一年，由年才九歲的兒子瑪末繼位。起先的九年，照舊由老首相多比勒和水師提督漢都亞同心輔政，國勢和以前一樣的強盛，可是瑪末十八歲那年，首相

冬比勒故世了，由冬比勒的弟弟冬布丹做首相，瑪末的年紀已長大，竟爾胡作胡爲，荒淫無度，漢都亞看在眼里，氣在心裏，無法勸阻，只有自己難過而已。瑪末二十一歲那年，冬布丹又死了，他不任命冬比勒的兒子做首相，任命自己的舅舅墨太希做首相，大權獨攬，剛愎自用，寵信小人，私通臣下的妻女，任意殺戮大臣，以致衆叛親離，人人怨毒，大家都看着馬六甲的壽命已經有限了。

這時，恰好蘇丹瑪末的妻子逝世了，漢都亞希望蘇丹能娶一個比較有才德的妻子來，和那些佞臣離開，所以勸蘇丹另娶。可是這個蘇丹真是難伺候，他竟公開地表示要娶一個人們所娶不到的女人爲妻子。漢都亞道：「大王要娶人們所娶不到的，不知究竟是哪一個，我們當盡力爲大王設法。」蘇丹道：「我要娶馬六甲市外來當大山上的神女爲妻，你替我設法把她帶來馬六甲，和我結婚。」說完，便退朝回宮去了。

當時首相墨太希便對漢都亞道：「水師提督大人，聽說你從小是在來當大山上，跟仙人學習武藝的，那末，對於這位神女想來有些印象。」漢都亞道：「是的，我會聽我的師父說過，這位神女是馬六甲開國的第一代大王的妻子。當大王去世以後，她便隱匿在來當大山上。直到如今，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但看到的人，都說她依舊和少年女子一樣地年輕和美麗。她住在山頂上的一個石洞裏，用絲和金線織成的床毯，和人骨做成的平台，她又將山上的野人咒成老虎，看守她的洞穴。有許多要想上山去的人們，多數被老虎所咬死。現在既然大王命我上山去，我的意思應該先派人清除一條上山的道路。」

首相派了幾十名民伕，由漢都亞督率，開闢一條通達來當大山的通路。過了幾個月，路已開好，漢都亞便準備登山。出發的前一天，進宮去辭別蘇丹，同時告訴蘇丹道：「老臣這次上山，吉凶未知，倘老臣不幸不再回來，那末，請陛下顧念老臣的愚忠，任命我的兩個女婿那定或古迦哈遜中的任何一人繼任爲水師提督，這二人跟從老臣出師以來，身經幾百次海戰，智勇雙全，真是國家柱石，所以老臣選拔他們爲女婿，望陛下善視他們。」蘇丹道：「水師提督！我絕對信任你，我希望你無論成功與否，都能平安還來。假使萬一有何不測，我答應你的請求。」（註：此後兩人都會被任命爲水師提督）

這一晚，漢都亞召集所有家人，以及一切老友話別。漢克斯多利，漢利及，漢利久，冬麥都到了，這些，從小到老的朋友，已都是六十開外的

人了。當晚，暢談了一夜，次晨送漢都亞馬六甲城登程。

漢都亞帶了兩個武士，司蒂亞和瑪哈默做嚮從，五十名伏役挑了行李糧食和送給神女的禮物，一同上道。直到山脚，然後問明山上的居民，神女所住的洞穴在何處，對着這方向慢慢爬上去。這裏的風強烈而寒冷，但他們毫不畏縮地向前，不久他們走進雲霧的中間，他們的嚮導，是非常熟悉山路的，所以毫無困難。走了幾點鐘後，到了一叢很大很高的竹林畔，那風吹着竹枝，發出幽雅抑揚的調子，好像音樂，空氣也非常柔和，大家精神為之一振。於是他們再向上爬，行行重行行，到達一座花園，百花是這樣的芬芳，果子是這樣的絢爛，小鳥兒唱出悅耳的歌，園的附近有一個大洞穴，洞口坐着四位年輕貌美的女子，中間坐着一位氣概萬千、年紀稍大的婦人。那婦人便問：「你們來此何幹？」漢都亞道：「我們奉馬六甲蘇丹的命令，來向神女議親。」婦人道：「好！你們在此等待，我去將你的意見奏報神女。」於是這婦人和四位女子不見了。

一會兒，有一位比剛才的婦人年紀大了一倍的老婦人出現了，高聲說道：「你們聽着，你們的意思，神女已經知道，神女叫你們轉告馬六甲蘇丹，假使他要和她結婚的話，要先做一條金橋，一條銀橋，從馬六甲直達山頂，然後帶來一箱人們的眼淚水，一瓶蘇丹的血，一瓶蘇丹的兒子阿里的血做禮物。假使蘇丹能够做到這幾件事，便可以與神女結婚。」說罷，化作一陣清風，老婦人又不見了。

於是漢都亞和司蒂亞、瑪哈默二人商議老婦人的答覆，司蒂亞道：「我想，這是不可能的，就算我們有了這樣多的金銀，做這兩條橋，但蘇丹那裏肯拿出自己和兒子的血呢！我們假使老實照這幾句話回報，恐怕會觸動蘇丹的怒氣呢！」瑪哈默道：「我的意思也是這樣！」漢都亞道：「我親自進洞去向神女問個清楚。」說罷，從石上立起，向洞口走去。

司蒂亞道：「大人！等待，不要進去！假使發生禍事，叫我們怎樣交代？大人知道：神女的脾氣是這樣古怪，萬一她殺了你，或者將你咒成別的形狀，那要怎樣辦呢？大人，我請求你，你千萬不要進洞去，冒這樣大險。」漢都亞便回轉身來，對二人笑笑道：「我的朋友們，不必害怕，我不會遇着危險的，你們儘管放心。不過萬一到明天天亮我還沒有出洞的話，你們就不必再等，你們儘管回馬六甲去，將你們所見所聞的，向蘇丹復命就是。」說罷，又返身向洞內走去。不一會兒，他的身軀已消失在陰暗的石洞裏了。

太陽慢慢的落下去，山上浮起一層灰色的薄霧，暮色蒼茫中，馬六甲的人們，架起帳幕，生起火來，預備晚餐，打算在此過夜。那老婦人忽然又出現了，她走近司蒂亞，向他招手，說道：「我的女主人吩咐你們趕快回馬六甲去，你們無論等得怎樣長久，她總不能改變她的主意的。」司蒂亞道：「好的，我們當遵從你的旨意。可是請你告訴我們，我們的水師提

督，剛才進洞去要找神女說話，現在他在那裏？你有沒有看見他，請你進去告訴他，我們正在等他一同回馬六甲去。」

老婦人舉起拐杖，指着山下道：「你們自己回去罷，不必等他了，神女已經吩咐他留在山上不和你們一同去了。他是一個偉大的戰士，又是多麼地忠誠於蘇丹，他將成為神，到將來有一天他會重來馬六甲保護那些忠勇的人，鼓勵那些偉大的人們。」於是她摸袖子，取出一枝用黃綢包裹的短劍，正是漢都亞的佩劍，交給司蒂亞，說：「你把這東西帶回去保存起來，總有一天，他會回來取回他的東西的。」說罷，老婦人不見了。司蒂亞和瑪哈默面面相覷，明天一早，帶領伏役們回馬六甲向蘇丹復命去了。一般馬來人直到現在都還相信，漢都亞水師提督是成仙了，可是以後總有一天還是會回來馬六甲的。

新書出版

語意學概要

徐道鄰著

友聯出版社出版 定價叻幣一元二角

語意學 (Semantics) 最近一個世代來才發展成熟的一門學科。它和「語法學」(Syntax)、「語音學」(Phonetics) 同為語言學中之最重要的支系；而邏輯及語法學則併為思想研究，特別是哲學研究之重要工具；而這一套如此重要的工具却直至距今三十年前才開始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而直至最近七八年來，才發展到接近成熟。

當然，語意學不止是對思想家或思想工作者有用，而對一般人——特別是最近七八年來的語意學——也照樣有用。要知語意學對一般人究有何用，請先審閱左列諸問題：

- (一) 人類為甚麼要說話？
 - (二) 人類說話的作用為何？
 - (三) 人類應該怎樣運用語言才能達到其說話之目的？
 - (四) 人類在運用語言時，是否也會被語言所運用，所控制？
 - (五) 語言怎樣在影響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
 - (六) 語言怎樣在規範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
- 難道一般人不需要知道以上諸問題嗎？而回答以上諸問題則是語意學份內之事。

誠如著者在「序」中所說：其「語意學概要」一書「是頭一部用中國語言討論這一類問題的書籍」，因此它的評價問題，我們最好留給書評家。

最適用最經濟的國文教材

友聯活葉文選

高	甲集	一元三角	丁集	一元三角
中	乙集	一元三角五	戊集	一元七角
通	丙集	一元三角	己集	一元六角

初	子集	一元八角
中	丑集	一元九角
道	寅集	二元三角
用	卯集	二元二角

(以上價目均以叻幣計算)

發行者：叻、隆、怡、檳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短篇小說集

二表哥

姚拓著

這是「中國學生叢書」
第廿九種，其中有毒他一遭
吧、補鞋匠、辛酸的回憶、
愧疚、賭鬼、詛咒、二表哥
等七篇小說。每本定價叻幣
四角半。

總發行：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本刊廣告價目表

封面內頁	單色	全版	叻幣一百二十元
		二分之一版	叻幣七十元
		四分之一版	叻幣四十元
封底內頁	單色	全版	叻幣一百元
		二分之一版	叻幣五十五元
內文	單色	每方吋	叻幣三元

製電版費、美術設計、另外計算
長期廣告、另有優待、折扣面議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等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文。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五) 不能刊用的來稿一律退還。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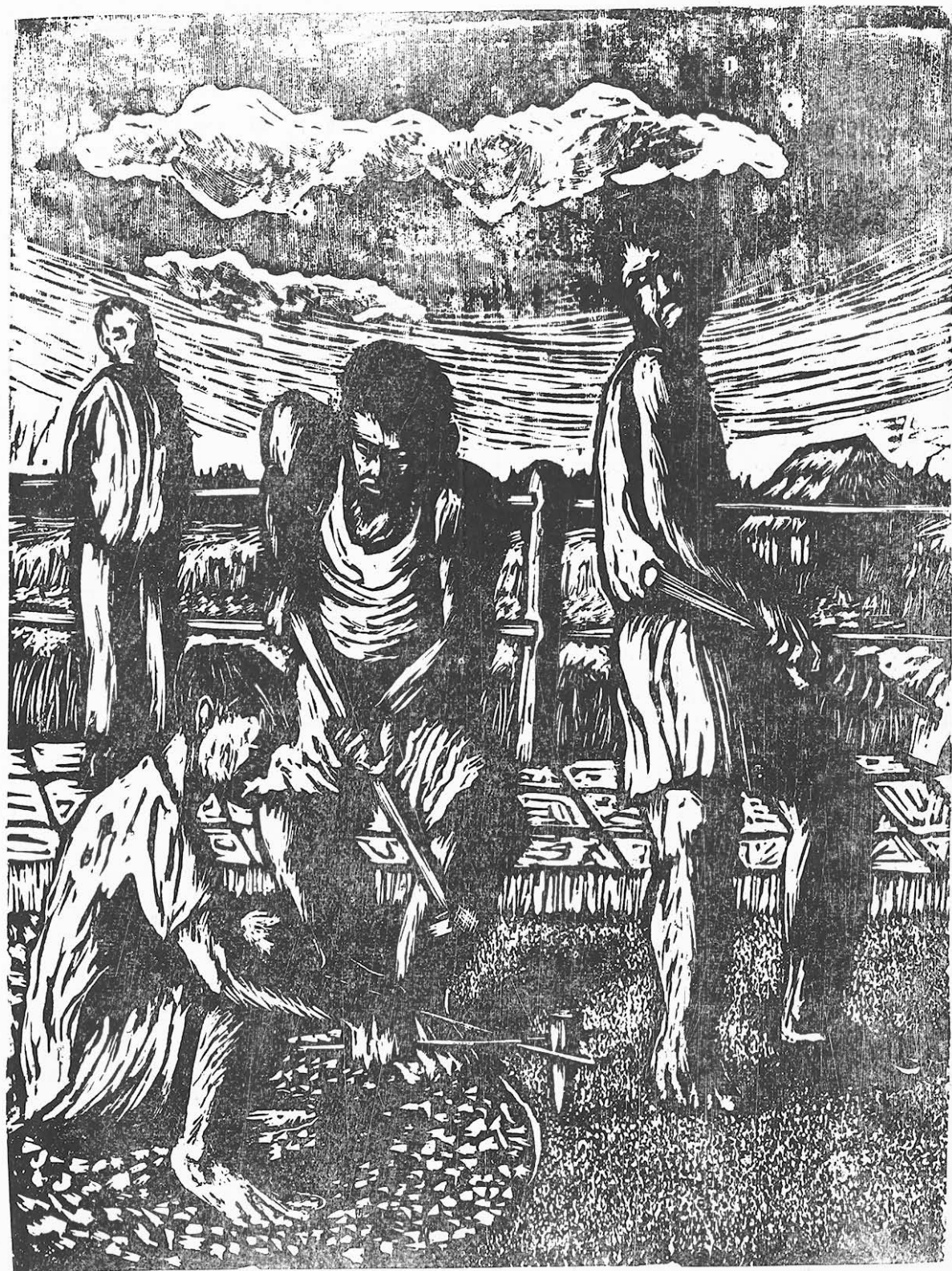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里峇峇里律三一九C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319C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O. Box 2034



• 良家何 •

(刻木) 人工路修